

杜烽若



李國瑞

東北女書店印行



李 國 瑞

一九四七年十月 東安 5000

定價 450 元

李 國 瑞

(本 劇)

杜 烽 著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七 年

李 國 瑞

著 者 杜

烽

發 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店

印 刷 者 東 北 日 報 第 三 廠

克山	肇東	綏化	延吉	齊齊哈爾	佳木斯
海倫	安達	湯原	富錦	牡丹江	哈爾濱
望奎	集賢	依蘭	勃利	北安	東安
密山	拜泉	樺川	鶴立		

元 價 定 冊 每

〇〇〇五 安東 版 出 月 十 年 六 十 三 國 民

目次

『李國瑞』寫作前後	一
『李國瑞』(五幕七場話劇)	七
第一幕	九
第二幕	二八
第三幕	五八
第四幕	七四
第五幕	九五
尾聲	一一三

「李瑞口」寫作前後

杜、烽

去年八月下旬，我們抗敵劇社進行了文藝工作上羣衆觀點的檢查，清算了一些糊塗觀念，緊接着便分散下鄉了。

我入伍到勝利部後，該連經過五六年開爭的老戰士佔相當大比重。政治質量、文化水準較一般連隊爲高，戰鬥士氣尤其旺盛，會創造了不少輝煌戰績，一九四三年反「掃蕩」後，分區會贈以「連隊燈塔」光榮稱號。小兒軍名的清里鎮、邵河、西澗村等戰鬪，更顯示了該連指戰員之無比英勇和頑強。李國瑞是該連一個戰士，會調動了七八個單位，由於其落後頑固，調到那裏，那裏討厭。去年三月調到了該連。

我到該連之任務是搜集戰鬥材料，這時，該連坦白運動準備階段已告結束，正式進行坦白將要開始。我找了幾個戰士和他們談所經歷的戰鬪，由於他們不認識我，以爲是軍區檢查工作的。另一方面，坦白反省將要進行，大夥內心正在開始着強烈開爭，因此談話時，表現的非常拘束不耐煩。三言五語便結束了，問一句，答一句，忙了三天，毫無收穫。於是我便及時改變了方式，放棄了戰鬥材料之搜集，首先自己戰士化，投入在坦白運動浪潮裏，在工作上和他們結合了起來，參加一切集體活動，和他們一起出操、開會、遊戲、唱歌，講故事給他們聽，「出洋相」給他們看，利用個別談話，一方面幫助他們坦白反省——這是主要的，一方面搜集材料，——這是捎帶的工作。這樣，很快我便

被大家稱爲「活寶」了。因之，我也很快便熟悉了該連一般情形，結識了不少戰士朋友——李國瑞即是其中之一，於是我便有重點的進行工作了——了解李國瑞。

和戰士們一起聊天時，聽到了李國瑞一些情形，覺得很平常。熟悉了全連一些情形，進一步的了解了，又聽他的示範坦白，才認識到李國瑞是落後份子轉變的「型」人物。常進一步挖掘其轉變原因及經過時，發現了曾經存在著嚴重的軍閥殘餘而在整風中得到了改造的指導員王競生同志，是有極大作用的。這時，他已調行唐支隊任副政委，因時間關係，很遺憾，沒有見到他便回社了。

對李國瑞材料，當時我認爲是連隊中克服軍閥思想的一種典範。會根據在偵察連一段生活，和報紙上一些材料，結構了一個不打走鬼子不回家軍劇，還沒有動筆，看到了子弟兵報社論「開展李國瑞運動」。才認識到王競生同志改造李國瑞的一套方式方法，是整風後領導上的一種新的成就，是領導與羣衆結合的關鍵。

上級再把李國瑞寫成劇本，材料不够全面，缺少李國瑞落後原因及領導改造李國瑞的方式方法這兩部份材料，於是我便第二次到了勝利部。不巧，偵察連到敵後之敵後戰團去了，我也就下去找他們去了，碰上了行唐支隊，見到了王競生同志，從他嘴裏又了解了李國瑞，得到了領導上改造李國瑞全部材料，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子弟兵報社論之正確性。

和王競生同志一起生活了六天，始終也未得到偵察連消息。回到團部，派專人下去找到了偵察連，把李國瑞和與他有關的幾個人調回團部，我和每個人進行了個別談話，因爲事先擬就了提綱，和他們有了交情，所以並未遇到什麼困難，便得到了所需要的材料了。

雖然得到了全部材料，對於寫成一個劇本，信心還是非常差的，總覺得材料太平凡，不生動，沒

有「戲劇性」。也沒有對材料很好的研究和分析。便着手結構。開始時有這樣一種思想支持着我，只要掌握了人物與事件的思想和精神，作者是有「想像」自由的。因之，我想抓住事件中自己認為滿意的一點，把它擴大，用想像——主觀的空想，發展它補充它。由於有了這樣一個框子，所以感到手邊材料不是自己所須要的，與想像不吻合，但自己又苦惱不出更生動的材料來，苦惱了幾天，毫無收穫。於是便放棄了想像的框子，打算根據真實材料，把它集中起來，故事即可告成。腦子又轉了幾天，材料是一堆亂麻，找不出個頭緒，怎麼也組織不起來。

回社後，把全部材料翻看了一下，順便談了談不完整的結構。大家展開了研究討論，找出了鬭爭的焦點——軍閥殘餘的領導與李國瑞的落後。整風後領導的轉變與李國瑞的改造，激特李小敦迎合挑逗李國瑞落後思想組織其逃地，於是便開始了材料的剪及工作。

我是根據「集中」兩個字處理這些材料的，首先從寫這些人着手，人物太多了，不能一一拉進作品裏。比如：指導員、排長、班長都採取過漫畫、打擊、處罰對待過李國瑞，我便把軍閥殘餘的管理方式集中在班長這個形象。同志間對李國瑞打擊、諷刺的，在全連佔相當大比重，但馬振榮最甚，兩個人糾葛最多，又是同班，便把這一類典型人物集中寫馬振榮身上表現；新戰士和李國瑞雖有關係，但不同班，我也把他們拉在一個班了，李國瑞先在三班，後調到了八班，爲了節省人物，同時三班一些人，始終和李國瑞有着密切關係，所以劇本裏就沒有表現他調班。由於人物的變動，事件就不得不有變動，比如：劇裏後三幕事件按事實都是發生在李國瑞調八班後，我也處理在三班。第一幕那些事件，事實也不是發生在同一時間地點，但這樣處理是合乎事件發展規律的——落後——轉變——進

強調了故事的戲劇性，所以處理李小教組織李國瑞逃跑一事，是經過自己主觀「創造」的。劇本裏李小教和李國瑞第一次談話後，接事實李國瑞立刻便會報給指導員了，指導員早已發覺李小教有些嫌疑，但無論如何，又怎會當人進行這一工作。所以馬上把這一除奸任務交給了李國瑞，李國瑞大受感動，意想不到上級如此信任自己，當時就下定了決心，堅決完成任務，一定要對得起指導員。劇中第二次李小教和李國瑞談話接事實李國瑞是帶着除奸任務向小教進行了解工作哪！但我主觀的把分配除奸任務一段刪去了，認為這樣「理一戲劇性」強，感動人。

開始動筆了，因為人物是真實的，素材是真實而豐富的，所以寫作過程中非常順利，假如和過去主觀想像的作品創作比較，真不知減少多少痛苦。

初稿寫出後，我們把李國瑞同志請來了，讀給他聽了一遍，他不同意我對他受處罰後感情的把握，劇本初稿裏是這樣表現的：班長罰李國瑞立正後，大夥都走了，只剩下他一個人直亭亭地立在炕上，沉思了一會，眼淚嘩嘩而出，感傷的說：「唉！我李國瑞這輩子算完蛋啦！」他說：「應該把眼淚去掉，因為我受處罰後，從來未流過淚的，那一句話應該改成報復性的說：「對！咱們走着瞧，你們他媽喇皮就別犯錯誤。」我受了處罰後，常常是這樣想的。」他又用自己的語彙糾正了很多對話，關於結構上他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修改後，又讀給我聽了一遍，他很滿意，說：「挺好，你真把我們戰士的勁頭抓住了，沒有意見了。」於是我們便排演了。

第一次演給英雄模範們看。演出後，我們全體職演員去徵求了他們的意見，進行了第二次修改，連着又在羣英會上出演了三次。

演出後觀眾的反映有的說，這個戲教育意義很大，頂受半個月訓了，又整幹部風，又整戰士風。部隊英雄楊範們說：『這戲要變好一個人，我們連上可不少哪！』一個戰鬥英雄連長說：『早看了這個戲，我們連上那些落後份子非改進了，回去以後，一定學習這種領導方法，突擊改造落後份子。』勞動英雄楊明甫說：『這不光整了部隊的風，也整了我們地方的風。』

演出後又進一步的認識了幾個問題。事件本身包含着一個黨與群眾關係的問題，但在寫作時沒意識到。所以表現在劇中是不夠顯露的。第二，劇裏李國瑞轉變的關鍵放在發覺李小敦是漢奸後，觀眾感覺關鍵在於領導上的轉變。第三，寫作是唯恐太長。所以領導上轉變對李國瑞一變方法，沒有系統完整的表現出來。當時只寫領導方面寫的多了，會削弱李國瑞本身一面。因此寫進戲裏的領導方法，僅僅是指導員向李國瑞道歉，過於削弱了李國瑞的進取心，削弱了領導作風轉變後的力量。所以，造成觀眾感覺李國瑞轉變是個模糊，指導員工作方式還停留在手工業式的，沒有發動群眾，沒有轉變群眾對待李國瑞的態度，特別是李國瑞同班的人們。因為環境不改造，李國瑞是難轉變的。第四，李國瑞第二次和李小敦談話，觀眾感覺好像李國瑞負有除奸使命一樣。因此懷疑劇中這一段戲是否真實？（事實上正如觀眾所感覺的，李國瑞是有任務的，劇中是經過了作者「創造」的。）

第三次到了偵察連，在隊前把劇本自讀了兩遍，分班進行了討論，晚上召集了班長以上幹部與劇中人開了個座談會。對於整個結構及人物處理，他們認為很合理，處理得很得當，只一個意見，認為李小敦組織李國瑞逃跑一事，不合乎事實，應以接真事寫，大夥又把該事件，你一言我一語很形象地敘述了一遍，當時就感到比自己處理的生動而真實。

5
又到了行唐支隊，給王競生同志讀了一遍，他和觀眾的意見不吻而合。並把李國瑞轉變過程和關

鍵作了詳細分析，關於領導上改造李國瑞的過程和一套方式方法，詳細的又談了一遍，補充了不少新的寶貴材料。

綜合了以上意見，又進行了對材料的研究和分析，作了第三次修改，成了現在的劇本。

本

國

瑞

—五幕七場話劇—

時間：一九四四年

地點：晉察冀邊區

人物表：

李國瑞：二十五歲，戰士，患氣管支炎，氣喘，咳嗽。

王競生：二十四歲，指導員，保定師範畢業。

班長：二十四歲，黨員，分區戰鬥英雄。

張清合：二十五歲，戰士黨員。

馬振榮：二十四歲，戰士黨員，本團戰鬥英雄。

王文中：二十四歲，戰士，高小畢業生。

新戰士：二十四歲，剛參加兩個月。

李小敦：十九歲，新戰士，混入我軍之敵特。

老王：四十歲，炊事員。

趙春合：二十七歲，戰士。

黃紹武：二十六歲，戰士。

張得幅：二十五歲，戰士。

李喜榮：二十四歲，班長。

魏新興：二十八歲，班長。

第一幕

隊伍到溝邊外戰鬪去了，李國瑞裝病留家休養。

幕啓：屋內，李國瑞下身蓋被，靠牆半躺半坐，一袋接一袋抽着旱煙，兩眼凝視。

李國瑞：（以後簡稱爲李，嘆了口氣）咳，革命了六七年，落了個『李國瑞下山頭固到底』。（沉

思）人要是影響壞了，就沒有個好啦，一輩子也別想吃得開啦！（接着抽煙，停了好一會。）鷄巴，提起來，條條放下來，攤，萬貫家一地，大紀律不犯，小紀律不斷，反正我不殺人放火當漢奸，量你們也捨不得我。（又抽了一袋，收起煙袋，跳下炕來，拿起桌子上的報紙看了兩眼，扔下，坐在椅子上，哼起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曲』）『抗日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的注意，第一要拿人民一針錢，行動一切要聽指揮』。（甚覺無聊）怎麼也沒有意思了（走至炕邊坐下噴了噴嘴，嘴裏間的饑，犯點小紀律去。（輾蕩走下）

（少頃拿着兩個柿子走上。剛不用嘴咬，台後便來了聲音，急忙把柿子裝入口袋，蒙頭臥倒裝病。）

戰士聲音：老鄉！（無人應）沒有呀！（少頃出現在窗外）李國瑞，老鄉回來了，告訴他說，我使他

鐵針流地去了。

李：（裝着病人聲音）嗯，你病好啦！

戰士：輕點啦！

李：算了吧！別模範作用啦，模範事小，性命重大。

戰士：什麼模範呀！做多少是多少。開病打不上仗，就够膩歪啦，生產可不能再落了後。我看你病輕點了，把你們班那塊菜地澆澆吧！

李：我可不行。混身軟的棉花一樣，半點勁也沒有，整的喘不過氣，兩腿軟的站不起來，再說我也不想爭個勞動英雄啊。

戰士：別是裝的病吧！哈哈（笑下）。

李：（聽脚步聲遠，猛地坐起）扯鷄巴蛋，我就是裝的病，我還偷了老鄉兩個柿子哪，你能把我怎麼樣！（掏柿子一看，已擠爛了一個。）人倒了霉，唾凉水都要塞牙縫，柿子也擠爛啦！（吃柿子）

（伙夫老王送飯上，見李國瑞正吃柿子）。

老王：（以後簡稱老，不滿意。）李國瑞，你這傢伙呀！一天到晚就結記着個吃，打仗你是犧牲不了

咧，我看你早晚非落個撐死鬼不行。（放飯桶於桌上）

李：（沒好氣地）我樂意，你管不着。

老：你又從那弄來的柿子？

皖裏老鄉聲音：李國瑞你聽見誰到俺們家來，怎麼俺給孩子買的兩柿子放在桌上不見啦？

李：（急忙藏起柿子）對啦，剛才五班老田到你們家借鐵鍬來，敢許是他吃啦哪！

聲音：是咱們同志吃啦，就算啦，我當是誰拿咧哪。

老：李國瑞，你別說黑心話，你吃的柿子從那兒弄來的？

李：（理直氣壯）錢買來的。

老：你不是病的站不起來，誰給你買的？

李：鐵路巡警下站台，你管不着我這一段。

老：我見錯誤不管，幹部們整風的名詞那叫自由主義，我不能陪着你犯錯誤呀！

李：（蠻橫地）誰犯錯誤啦？

老：（質問的）憑良心說，你那柿子從那兒弄來的？

李：老鄉慰勞我的。

老：你不是說錢買來的嗎？

李：（強辯）買了一個，老鄉慰勞了一個。

老：同志，咱有錯誤，就應該承認，別那麼無理還要攪三分。

李：（蠻橫地）誰有錯誤？

老：算啦！算啦！我有錯誤，是我偷了老鄉兩柿子。

李：（無言可對，半天憋出一句話來）光聽『嘩嘩』叫喚，我還不種莊稼哪！

老：咳！君子不給牛洩氣。

李：你鷄巴吐字乾淨點，誰是牛呀？

老：（按下火）我是牛，你是君子，快吃飯吧！

李：（一看是小米稀飯，怒火上升）小米稀飯呀！

老：同志，白麵大米全吃完啦，有細糧誰給你做小米呀！

李：咳！人家病了，又是趕麵條，又是烙餅，喝鷄蛋湯還要攪上點肉絲，我不是人呀！

老：誰說你不是人呀？實在沒有細釋啦，我跑了好幾家，也沒有借到。

李：你別鷄巴在我跟前假惺惺啦。沒有借到，你不借那一輩子也借不到。

老：李國瑞這話可不敢虧心，我給老鄉說了半天好話，人家實在沒有嗎，你不憑信我，你去借借看，借到了我情願受處罰。

李：受處罰，你明知道咱是沒那份權利。

老：你可以給我彙報上去呀！

李：彙報給誰？我在指導員跟前，說句話還沒人家放個屁香呢！

老：給連長講哪！

李：你別鷄巴開我的玩笑啦。你也不是不知道，別說連部啦，咱們全連一百多號人，有一個人看得起咱李國瑞的沒有？

老：同志，你別一個勁老抱怨別人，好好檢討檢討自己，爲什麼大夥單單看不起你李國瑞呀！

李：哼！看咱這軟麵窩窩頭好捏頭。

老：李國瑞，我也不管你高興難受，我給你提出幾點意見，你是一個六七年的老革命啦，老革命是非常非常很光榮的，可你這老落後，是非常非常很不名譽的，別人爲什麼看不起你呀？就是看不慣你這落後面。

李：（不耐煩地）你說我那一點落後？

老：過去不說啦，我給你指出眼前底下幾件事吧，隊伍臨下去工夫，連長特別指示了文書，叫留在家

裏的人集中在一起住，可你偏要一個人住一起，你是教導團的老學員啦，你也不是不了解，這叫反抗上級，不服從命令。

李：我就不知道什麼是命令。

老：再說你這第二個錯誤，你說你有病啦，那就應該安分守己的靜靜休養，可你爲什麼還要犯紀律哪！

李：我犯什麼紀律來？

老：前天你拔老鄉的山藥，昨天摘老鄉的棗，今天又拿老鄉柿子，這不叫犯紀律叫什麼？

李：我也不是偷的，我是買老鄉的。

老：同志，你看看到去，這個等上了英雄，那個選上了模範，人家也不是三頭六臂，你也不是少胳膊缺腿，爲什麼像這樣要那麼沒出息，你小子有種有志氣，狼狠心，進步一傢伙給我看看。

李：（甚不耐煩）你給我賣這份狗皮膏藥。我什麼不懂，我也不是甘心情願當個落後份子，誰不願意叫別人說個好，我想入踏步前進的心不是一天啦，可你進步啦，別人還拿你當落後份子看，你有什么能耐。

老：你什麼時候進步過，怎樣我就沒有看見。

李：你沒見的事多啦，你沒見過，我就沒進步呀！

老：你要是進步啦，誰還看不見哪。過去人家寇善卿也是個落後份子，今天人家進步啦，還選上了勞動英雄哪。咱們八路軍是革命隊伍，也不是那軍閥派，還能埋沒人材呀。

李：不埋沒人材，可就把我李國瑞埋沒啦。

老：你說這話也不怕連天打雷轟。

李：你少給我窮嚇，你才了解我多大點，就憑你那點文化理論，也配批評我。

老：（想發作又按了下去）對，我不配，我那一片好心就算當了驢肝肺啦。

李：（坐在椅子上出神）

老：同志，你吃不吃這飯哪？

李：（把飯桶用力推在一邊。）不吃啦，餓死活該！

老：（火）不吃算鷄巴啦，你跟我制什麼氣呀！

李：跟你制氣的地方可多啦。

老：你說說，我那一點對不住你？

李：說說說，我問你：爲什麼你們打飯，老給班上打浮頭殼糠生飯，給連部就專從鍋底打熟飯，遇到吃肉工夫，連部一個人菜比班上三個人還多，你這叫什麼動作？

老：我問你，自從你們給我們提了意見，我們改了沒改？

李：改啦，改還不是那麼回事，明改暗不改。

老：爲人可不能昧着良心說話。

李：你才昧良心哪。

老：我給你討論一輩子也摸不清，等隊伍回來我彙報給你們班長。

李：你別拿班長來吓唬我，連長也不在乎，打、罵、關禁閉、受打擊、挨諷刺，除了槍斃，我什麼滋味都嘗過，這人們還在乎那個。

老：咳！你這人哪，怪不得人家叫你『李國瑞吃餃子頑固不化』，那草一點都不寬你！（下）

李（悶了會頭）：媽咧個皮，連他媽的個臭伙夫也看不上我啦，真成了牆倒眾人推啦。

老：（聽見罵返回）：李國瑞你說什麼？

李：（見老王火，有些怕。）：我什麼也沒說。

老：我心裏火壓了又壓，我是不跟你一般見識，你別錯認了我怕你啦，誰是臭伙夫？我這臭伙夫也是革命工作，也不比你低三等，你也不是沒當過伙夫。

李：誰當過伙夫？你別造謠言。

老：咳！你那點老底還當我不知道啊！你自個說，咱們在張各莊住的工夫，你開小差叫人家抓回來，你到那工作來？

李：你管不着。

老：是不是到團部當了一個臭伙夫？

李：（無言可對）

老：四吹開小差逃跑，全國頂頂大名的怪話大王，遇到戰鬪怕死，裝病，犯紀律是家常便飯，調到那那討厭，就憑你這樣還配笑話人？我告訴你說，以後笑話人工夫先尿泡尿照照你自己。

李：對！我混身上下都是缺點錯誤，不正確，我都承認，你模範，你正確，工作積極，學習努力，生活緊張，生產加油，又能團結人，我問你，可你爲什麼還說志願義務兵期滿，堅決退伍回家呢？

老：（閉口無言）

李：咳！你也是那麼回事，不比我強多少。

老：好呀！李國瑞，就算我不比你強，咱倆訂出個條件來賽賽吧！你敢不敢應戰。

李：你值不得我給你應戰。

老：（恨的咬牙切齒）你這樣人呀！……

（李國瑞早已忘記自己是個病人，在地下走動了半天。）

老：你不是病的不能動呀！怎麼這麼大精神，跟我吵叫的也滿有勁！

李：我好啦嗎，怎麼着，你叫我病死呀！

老：哼！你要能進了步，算我瞎了眼！（下）

（走到窗外）李國瑞，你那病可裝像點，隊伍馬上就回來啦。

李：真他媽咧皮倒血霉啦！叫個臭伙夫K了一頓，我成了大夥的火力集中點啦。（坐下出神少頃）混吧！混一天少一天，志願義務兵滿期快一天，到時候堅決退伍回家，一切都忍啦。（台後傳來人聲、歌聲。）準是隊伍回來啦，（急忙上炕蒙頭臥倒）院子裏戰士和老鄉談話聲，說笑聲，嚷成一片。

（王文中攆大槍三支，馬振榮攆大槍三支，新戰士攆大槍兩支，外帶飯盒皮鞋等物，興奮而愉快的登場）

王：這一仗咱們這『連隊燈塔』又是大放光明。

馬：那是呀！燈塔嗎！燈塔到那兒那兒就得放光明。

新：敢情鬼子也是些怕死貨。

（衆解下了武裝。王文中和馬振榮爭搶圈椅坐，馬振榮勝利了。）

王：真糟糕，沒有繳到機槍。

馬：一問出去就找機槍，始終也沒有發現機槍位置在那兒。要是發覺了我非繳他狗日的挺機槍不行，老總少給我那賦了。

王：我看看你繳的那兩支槍跟我們這兩支一樣不？

馬：還用看，全是三八式。（二人互看槍）

王：我繳的這一支跟你們的一樣不？

馬：全部一樣，鬼子是一律三八式。

王：（忽然發現什麼）唉，怎麼我這三八式比你們那三八式多三個花呀！

王：你這鬼繳的治安軍的吧？

王：恩。

馬：你是新戰士，還不懂這個，我給你解釋解釋吧。鬼子用的三八式不用嘍，再鑲上三個花，交給治安軍使，槍口有點髒，我們在溝里頭打治安軍，全是繳的這樣槍。

王：我會你這新軍參加過軍隊，要不第一次打仗就這麼勇敢，一點也不怕。

新：怕什麼，爲革命犧牲是光榮的。我在家當游擊組，還不怕哪，跟着主力團更不怕嘍。

（張長合拿着一個搜子上）

張：張長合的這搜子，這是槍牌的哪。

王：班長哪？

張：伙夫老王叫他有事哪。

衆：什麼事呀？

張：不知道，看老王那樣挺火。（大家圍上看樓子）

馬：這一仗班長這戰鬪英雄更英雄咧。

張：你這戰鬪英雄也不賴呀，又繳了兩支。

馬：咱可不行，班長是分區英雄，咱是團上的，差着一級哪。

張：我算走背運啦。

王：怎麼啦？

張：這回我斃足勁啦，要繳挺機槍，衝過了河灘就發現機槍位置了，一個鬼子還在瞄準哪。一見機槍
我眼就紅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竄就上去了，他提起來就跑，我就是個追，直追他進了上陣
砲樓，我一看沒希望了，就趕緊往回返，打算繳條步槍也就湊合了，還沒有等我返回去哪，戰鬥
就結束啦。

王：你這是徒勞而無功。

馬：知道你是個高小畢業生。張口就是名詞。

新：這回副班長要不受訓去，準也少繳不了槍。

馬：我覺着還是打鬼子過癮。

新：爲什麼？

馬：不懂吧，聽我給你解釋解釋吧，打仗有三個秘訣，第一個打警備隊，槍一響你就得一個勁的追，
千萬別打槍。

新：爲什麼？

馬：你一打槍，他就趁你打槍那工夫跑遠啦。

王：那傢伙們比鬼子跑的還快，那回在南伏流我追著個警備隊，追到村外，前面起來一羣鬼子，鬼子在頭裏跑，警備隊在當中，我在後面追，跑著跑著，警備隊跑在鬼子頭裏咧，鬼子倒落了後啦。

（衆笑）

新：你再說第二個秘訣。（向馬）

馬：第二個是打治安軍，開頭先給他個硬的頂住他，緊接著就要追，慢一步就跑啦。

新：第三個哪？

馬：第三個是打鬼子，沉住氣，猛打猛衝，先打人後繳槍。

新：我又學會了點。

馬：這全是戰鬥經驗。四五年銜鍊出來的。

張：這一下，寇善卿還勞動英雄準成了戰鬥英雄。

王：那算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

張：重機槍打出去一發，寇善卿一咬牙就衝上去啦。

王：小夥子真英勇，跟當年趙子龍大戰長坂坡一樣。匹馬單槍，一個勁追，鬼子連回頭都不敢回頭。

新：本來我心裏還有點『撲通』哪，一見人家那樣，我也就大膽了。

馬：過去他戰鬥上也還是草鷄貨。

王：提過去幹什麼？三十年前還沒有你哪，你不服氣，跟人家挑挑戰，賽一賽。

馬：賽不賽吧，也不比他差。

王：是呀，誰比得了你馬振榮！

李：（坐起）你們都繳槍啦？

馬：（輕視地）這還有個人哪！

新：嗯，我還繳了一支三八式哪，王文中繳了兩支，馬振榮繳了兩支，班長繳了一支三八式，還有……

……

馬：那叫搜子。

李：（後悔地）早知道這樣，我非去戰鬥一下不行。

新：你不是鬧病了麼？

李：鬧病（想了一下）帶病上戰場。

馬：漂亮話少說點吧，你還是裝病休養吧。

張：你病怎麼樣啦？

李：還是那樣，走不了道。

王：看了吧？

李：天天看，天天吃藥。

張：你也是三天兩頭病。

李：病也不要緊，你們都打仗啦，我給你們寫稿子。

新：你寫寇警腳吧，真是英雄。（外面吹哨子打開水，五下）

馬：（拿出香烟）給你抽盒匣子烟吧？

李：（用手去接）

馬：你想抽吧？

李：當然想啦！

馬：（縮回手）想抽去跟敵人奪去，誰伺候你。

李：誰叫你給馬來，你開的慌啦！

馬：我看看你知道害怕不，給你個『錘你就當一針紮』啦。

張：馬振榮，不要這樣啦，（向馬要烟）給我，（給李）抽吧，只要你打仗去，烟是抽不完的。

李：（接烟一折兩段，擲在地上）這人們不是下三爛，抽的煙比你見的也不少，稀罕你這個。

張：（如感沒趣）同志，別這樣啦！

李：張清合，我不是給你要態度。

張：（『出了自己烟』）來，抽我這個。（王提水上）

李：（接烟）哼！我要不是鬧病，一樣能繳到槍。

馬：別練好聽的說啦，你繳誰的槍，你不把槍交給敵人，那就是你的偉大勝利了。

李：同志，說話別掛刺激文。

張：馬振榮，那這樣吧！李國瑞，你在家發生什麼傾向來吧？

李：看你說的。我沒有打仗去，就覺得難過意不去了，我怎麼還能犯傾向哪？我在家深深地檢討了一下自己，不能這般老落後了，堅決下決心進步呀。

張：對啦，這才是個好同志哪，你早這樣，大夥也不刺激你啦。

馬：決心進步，說說算了吧！

李：馬振榮，你以後少答理我。王文中，把你繳的槍給我換一支吧。

王：我做不了主，你給班長說吧。

新：要別人的幹什麼，自己繳一支使才光榮哪。

張：李國瑞你就整一整勁，繳支槍給他看看。

馬：他要有這勇氣，太陽從西邊出來啦。

李：我要繳了槍，你們連摸也別想摸。

馬：你入伍六七年了，什麼時候繳到過一支槍呀！

張：（向李）指導員還沒有從分區整風回來呀！

李：沒有哪！

馬：指導員一輩子不回來，他也不想。

李：你怎麼知道？

王：指導員各方面我都贊成，就是不贊成他那個性，我看他見了李國瑞恨不得咬人家兩嘴。張口李國

瑞傢伙政治落後，死不進步，閉嘴是李國瑞傢伙死腦筋，頑固不化。

張：過去你爲什麼不提意見？

王：提意見，我沒有事找事呀。

馬：指導員就是愛擺幹部架子。

張：（用手通了馬一下）別亂說啦。

李：沒有打我就給我蓄着面子哪。

馬：指導員打過誰？你別造謠。

李：知道你是個黨員，大紅人一個，你給他彙報去吧。寇善卿落後的工夫，打過他兩脖子拐，還踢過

邵貴生兩腳，沒有真證據就不說。

王：（問馬）我問你，焦振華爲什麼開小差，甚至叫指導員打跑的？

馬：怎麼是打跑的，那總算思想意識落後，政治不發展。

王：別解釋了，通信員們說的好，誰要是跟着指導員，誰就是上輩子欠下他了，左不是，右不是，反

正是沒有個對，怎麼也得挨罵。

李：王文中，你在連部當通信員工夫，指導員不是還打過你呀？

王：（不高興）誰說打過我，別亂說。

馬：誰挨過打，誰知道疼。

張：這些意見過去都給他反映了，這回指導員到分區整風，一定會克服掉。

李：（不信任）哼！他能真服掉？

新：聽說指導員快回來啦。

李：回來吧，我早準備好挨打啦。

王：少說兩句吧，李國瑞，咱們從敵佔區帶回來個新戰士，才十九歲呀，可精神哪。

新：是你們黨中人。

李：（頗感興趣坐起）那一縣人？

張：你不是整天曬曬着不知道家裏怎麼樣啦，快去打聽打聽吧，跟你們一縣。

王：姓李，叫李小敦。

馬：還說不定是你兄弟哪。

李：（得意忘形）對，我去看看去。（一躍而起）

馬：同志，你不是病的不能動啊，怎樣這麼大勁頭。

李：唉呀！腿軟的不行。

（剛坐下，班長怒容滿面上）

班：李國瑞，站起來！

李：（呆住了）爲什麼？

班：站起來！

李：爲什麼叫我站起來？

班：叫你站起來，你就站起來，你還有什麼道理講！

李：我有病啦，我偏不站起來。

班：別裝啦，你有病，你跟伙夫老王吵架就沒有病了，你偷老鄉柿子，就沒有病了，自己偷嘴還認賴

別人！

李：誰說的？沒有這事。

班：老王一五一十全對我說啦，你還不承認哪，站起來！

李：我就是不站起來，看你怎麼樣我。

班：站起來！

李：我就是不，看着辦吧。

班：站起來，這是命令。

王：站起來吧。

李：站起來就站起來，我正嫌躺着窩囊的慌哪。

班：你起的什麼作用？

馬：挑撥離間，破壞軍民關係，漢奸作用。

李：你別血口噴人，誰是漢奸呀，我要是漢奸活不到今天，我李國瑞再怎麼落後也不能當漢奸，好賴

這人們在革命隊伍裏受了六七年教育哪。

班：剛才老王跟我學，我氣上加火，我真想打你兩脖子拐。

李：班長，你看着辦吧，犯了槍斃的罪過，得得挨槍斃哪，打兩脖子拐算什麼呀！

班：（氣的說不出話來，半天）李國瑞你說吧，你打算怎麼着，你這錯誤到什麼時候才是個頭，你先告訴我個日期，我彙報上去，我這班長，算是對你一點辦法也沒有啦。

馬：這樣人就是欠揍。

王：李國瑞，你這傢伙，真是執迷不悟。

張：李國瑞，俺們下去拚死拚活的戰鬥，你怕死裝病，這已經是太不該了，你還惹了些麻煩，我問你犯傾向了沒有，你還哄我，你看，把班長氣的。

新：李國瑞，俺們這新戰士還要向你學習哪，你這入伍六七年的老大哥要給俺們做榜樣哪。

李：（英雄氣概）你們說的我都了解，我不應該怕死裝病，不應該偷老鄉的柿子，也不應該跟老王吵架，我全部承認接受，可是一碗水已經灑在地上了，叫我收那是收不起來了。你們戰鬥回來都繳了槍，我心裏非常難受，你們怎麼知道呀。我難受我爲什麼沒有去哪，要是去了，不是一樣能繳到槍，出了風頭露一鼻子呀。我覺着過意不去，自動找件寫稿子的工作，可你們又來諷刺我，你們叫我怎麼辦呢？殺人還不過頭點地哪！

馬：（生氣）你那兩片嘴就會說。

班：李國瑞，你那廢話少說點，你說吧，你那錯誤還打算改嗎？

李：班長，你們也替我設身處地想一想，我是三八年正月十五參加的軍隊，四〇年進教導團受訓，六年，我到的地方也不少，你們到咱們全團各個連打聽打聽，誰不知道我李國瑞，大紀律不犯，小紀律是家常便飯，跟我一起來的人們，有的當了連長，有的當了排長，頂草蛋的也是班長，（瞪了班長一眼）可我直到如今還是大頭兵一個，還不是因爲咱一貫落後，不爭氣，你要叫我一下全改過來，我不敢答應，說了做不到還不是等於沒說。我也不是甘心落後草蛋，人誰不想往好處學，我願意叫人們整天喊我『李國瑞下山頭固到底』，我也不是木頭，心眼也是難受的很。

班：這麼說，你沒錯啦，是大夥成心不讓你進步，是不是？

馬：對這樣人，就不能講道理、文化、理論，比誰不高超？什麼不懂？他沒理都要跟你攪三分，成心搗亂。

王：李國瑞，你這人也真是，腦筋也就是太頑固不化。

張：大夥說你這個說你那個，心裏裏可都爲了你，誰跟你有冤有仇呢！

新：李國瑞，老戰士裏邊，我誰都維護，我就是不贊成你一個人。

班：（向衆）往後誰也不准不理他，看他還知道要臉不要臉。（回身看李，見他少息。）立正！老老

實實在這屍站一個鐘頭，（向衆）走！咱們把勝利品交到還部去。

（衆收拾勝利品下）

（伙夫老玉出現在窗口，慢慢走了進來。）

分平

老：（向李）哈！哈！李國瑞這一下子你可鬧着了，倒是不平常，就是比我高一級。提起了水桶，

唱射擊軍紀歌曲。）

老：（唱射擊軍紀最重要，李國瑞糟了糕，一、二、三、四。（下）

李：（直亭亭地站在炕上，報復地。）對，咱們走着瞧，你們他媽咧皮就別犯錯。

——幕下——

第二幕

第一幕數日之後，指導員整風歸來。

幕啓：院子裏班長在收拾鍋頭，馬振榮在擦槍，嘴裏哼着『戰鬥生產』歌曲。

馬：（停了會）班長，我說咱們連又快有新的偉大進步啦。

班：（奇怪地）怎麼啦？

馬：這還看不出來，你看指導員整風回來，幹部架子也整掉啦，態度也整和氣啦，真是不說話不笑，只要指導員軍閥殘餘轉變啦，咱們連上就一定有新的進步。

班：爲什麼？

馬：這還不了解，幹部決定一切啦。

班：指導員夜格才回來，你就都看明白啦？

馬：那還看不明白，今個請早，我正跟房東頭講，指導員過來啦，吓的我心裏按不住的跳，我以爲少不得罰一會立正。萬想不到，指導員笑着臉說：『同志，別發火啦。』過後把我叫到背地一五一十很耐心的解釋了大半天，說的我心服口服，末了，還問我有什麼意見啦，那我還有什麼意見呀！

（張清合上）

班：你們這小組長聯席會，怎麼開的這麼長時間。

馬：儘討論些什麼事？給傳達傳達吧！

張：會沒有開成。

班：怎麼啦？

馬：爲什麼？

（同時說）

張：夜格指導員就通知了大夥啦，叫每個人都要充分準備，結果，誰也沒有很好準備，你看我，我看你，白待了半天，誰也沒有發言，指導員說明天再開，一定要準備充足。

班：我贊成張主張，過去開會，還不是因爲沒準備，不是不說話，就是一發言就走題，抓不住中心點，白費時間，也討論不出個結果。

馬：我看這就是整風，開會不整風也開不好。

班：（向張）你這半天幹什麼去來？

張：指導員跟我談話來。

馬：說的什麼？

張：先問了連上一般狀況，末了又問了問咱們班上情形。

馬：準問我來。

張：嗯，頭一個就打聽你。

馬：他說什麼？

張：指導員說馬振榮那愛出風頭自高自大壞毛病克服了沒有？

高：操！你別鷄巴騰扯啦。

張：我哄你幹什麼，班長，指導員叫咱們好好的準備準備，下午開個小組會，專門討論李國瑞問題。

（掏出了日記本看）第一條，李國瑞爲什麼落後？第二條，咱們對待李國瑞態度和管理教育方法對不對？第三條，以後怎麼樣處理李國瑞？一共指示了這三個中心點。

馬：這還用準備，對李國瑞意見，我少微一說，保證他十大火車也裝不完，拉不走。

班：聽說夜格黑夜開支委會，還把李國瑞討論了半天哪。

張：可不，聽八班長說，還起咧鬧爭哪。

馬：（驚奇地）鬧爭誰？

張：大夥跟指導員鬧爭，大夥意見，把李國瑞洗刷掉，打發他回家。

班：我同意。

馬：我擁護。（同時說）

張：指導員不贊成。

班：他是什麼意見？

張：那我倒沒聽說，光知道他不同意大夥意見。

馬：哼，不爲孩子不知道養孩子的苦處，他不贊成洗刷掉，把李國瑞調到連部去，叫他管教管教看，他能管教過來了，我馬振榮就不姓馬了。

張：你這意見多少有點主觀吧。

班：說對李國瑞這樣人怎麼辦哪？

張：我也是沒有辦法，反正是難轉變。

班：什麼辦法也用了，他就是不聽，那算沒有法。

張：指導員說咱們戰士們要整風啦。

馬：怎麼整呀？

張：說是要開展坦白運動。

班：（不解）坦白運動？

馬：這還不了解，坦白運動就是……那個什麼嘖。

班：什麼呀？

馬：就是叫咱們到操場去，跳呀，跳呀，跳木馬呀，這都是運動嘖。

班：怪不得人家管你叫老風，就是愛出風頭，不懂還硬不懂。

張：馬張榮，你看就叫不坦白，坦白運動是號召咱們說老實話，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騙人，不哄

黨。

班：馬張榮，你不覺悟你這風頭呀，你知道王文中爲什麼老找你劈扭，就是看不慣你這壞毛病。

馬：他看誰誰呀。咱們黨他還看不慣哪。

張：咱們黨員有沒有缺點啦，你對李國瑞那是什麼態度呀！

班：對李國瑞那能……我覺着……沒有什麼。

馬：（看了張一眼）是啦。

班：我對馬張榮有這三一點，以後要特別注意，就是特別看不起羣衆，黨員們給你提個意見，你倒能

接受，羣衆們……你提個意見，連理也不理，這是非常不對的，咱們黨是歡迎別人多多批評，提意

見的，你就來了個大反個。

張：你戰鬥勇敢，誰也佩服，可一個共產黨員是應該處處起模範作用的叻。

馬：對李國瑞態度不好，那不能怨我，誰叫他落後來着？我一看見他就有火叻，別的幾點，我完全接受，保證克服。班長我另外還有一個意見。

班：你說吧！

馬：不知道你們看出來了沒有，我看李國瑞這幾天心裏準有鬼。

張：爲什麼？（馬走出院門張望）

班：你看什麼？

馬：我看李國瑞偷聽着沒有。

張：他可不敢。

馬：不敢，那天咱們開小組會，他就偷聽了半天。

馬：聽說李國瑞可想參加組織哪。

張：聽說他大哥事變以前就是個共產黨員。

馬：那天他跟王文中說：『咱們革命了六七年啦，如今還是長着翅膀，是個非黨員。志願義務兵期滿退伍回了家有什麼臉見人呀！』

張：他那條件加入黨，可得好好鍛鍊鍛鍊哪。

馬：我說咱們都得注意着點，李國瑞這幾天情緒挺低落，李小教跟他非常接近，我看是有開小差的可能。

張：他呀，翅膀再長一點也跑不了他。

班：九班那個李小敦……

馬：我時時刻刻加着小心哪，我看那小子鬼頭鬼腦的，十成有九成是個漢奸。

張：別亂說啦，你有什麼憑據？

馬：有憑據：第一點，眼裏沒生人，見面熟，才來了這麼十來天，跟大夥拉得這麼近乎。第二點，來歷不明，從敵佔區來的連個介紹人也沒有。第三點，愛說日本話。第四點，故意捧壞彭正元的撞針，這叫破壞武器。第五點，跟李國瑞特別接近，李國瑞是個落後傢伙，又跟他是老鄉，我說這裏邊一定有鬼。一共根據上邊這五點，我就敢下這個結論。

班：聽，馬舉榮，這個意見非常正確，咱們這警惕性得往高裏提哪。

馬：（得意地）哼！沒有這麼點眼光那還行呀！

張：又逞能啦！

（李國瑞上，見二人在一起談話，楞在了一邊）

（班長聽見了聲音，見是李國瑞，咳嗽了一聲，使了個眼色，班長和張清合下）

馬：（狠狠的瞪了李國瑞一眼，唱西皮搖板。）好言語勸不醒蠢牛木馬，把此賊當作了井底之蛙。

（下）

李：（目送馬下，厭惡地。）整天囉囉咕咕又作什麼怪哪，我真看不慣，（欲坐又站起）你黨員也不比誰多個腦袋呀！覺着自己不釘哪（向三人去向狠狠的吐了一口）呸，落不了好死，（步在台中碰在一個木墩上，幾乎擡倒，生氣地一脚踢開，）媽咧個皮，你也看我不順眼啦！（坐下悶頭抽煙，

少頃，李小敦上。）

小：（四下看了一眼）老鄉你在什麼的幹活？

李：（楞了一下）啊！李小敦呀，我當誰呀，什麼也沒有幹活。

小：老鄉夜格回來哪個人是誰？

李：是咱們指導員，以後說那落後話工夫，可得背着他點，可他媽的軍閥派哪。

小：啊，指導員，太君的幹活。

李：什麼太君？

小：太君就是當官的，這是日本話，咳！我往這來的工夫，見指導員正跟王文中談話哪，我聽了半天也沒有聽清，聽那口氣好像是跟王文中陪不是。

李：準備着吧！也快找我了。

小：你準備什麼？

李：準備換K吧。（長嘆一聲）咳！我這輩子算沒鬧啦。

小：（乘機而入）老鄉，你怎麼總是咳聲嘆氣的，有什麼爲難的事，告訴我，老鄉給你解決。

李：沒鬧啦，到那兒那兒吃不開。

小：怎麼？

李：咱是老鄉，我對你說吧，我是三八年正月十五連餛飩子都沒吃參加了冀中人民自衛軍，後來到了區

小隊。誰都看咱不順眼，指導員專給咱做對，唱歌的工夫，他也瞪着眼瞅着你，少微唱錯了一點，當場就給你個過不去。我在那兒呆了幾個月，真比坐監牢還難受，成天價提心吊膽鬧得你左

不是右不是。四零年到了敵軍團受訓，我心裏真可樂壞了，這一下一畢業官就當上了，頂少不升個排長當當，再不受人氣了，頭幾個月，光想著當幹部，各方面可積極啦，病了一場，畢業也沒有限了，當幹部的希望也完蛋了，這落後動就上來啦，也就永吃不開了。從隊上調到伙房，從伙房又調到電台上……

小：哈！電台，那你又抖起來了？

李：抖什麼，給人家背機子，當鴉巴替夫。後來又調到三連，又到一連，今年三月到了偵察連，休養所一年不定去多少次，空團各單位都是混啦，也他媽的奇怪，大夥對我態度好像商量過一樣，誰都討厭。

小：（同情地）咳！真是六七年關到這癩個地步。（少停）你打算怎麼辦呢？

李：怎麼辦，混，兩飽一倒，混一天是一天，志願義務兵期滿快一天，三年期滿堅決退伍回家。

小：（偷偷看了李臉色，停了會）老鄉，我真摸不清八路軍這皮氣，當老纏還要種地，養不起兵，解套個球的算了。

李：我對生產倒是挺贊成，生產是爲了改善咱們伙食吶。

小：還用的著自己種，不論給那個村去個條子，叫他給白麵他還敢送大米，白找罪受。

李：你說的那是日本辦法，咱們八路軍是老百姓的隊伍，一切打算主張都要爲了老百姓，咱們多打了糧食，老百姓就少掏點公糧，開好了，咱們生活改善了，還能批到紅利，這叫軍民兩利，公私兩利。

小：你信那一套哪，糧食打下來了就由着他們啦。

李：這時候我是一言不發，到那時候不執行，我就抓住他們蛋根子啦。（少停）哎，老鄉，咱們冀中隊伍生產不？

小：白麵大米還吃不濟哪，生產幹什麼。

李：還是咱們冀中好，你怎麼不在咱們冀中參加，吃的又好，離家又近，抽空就能跑回家去看看，像我這個，出來了六七年啦，連家裏一個信都不知道。

小：咳！你不知道，自從「五一」大掃蕩以後，咱們冀中就成了皇軍的天下了，成天抓去修路挖溝，我待不住了，才過這邊來。

李：咱們冀中那隊伍哪？

小：早不見啦，也不知轉移那兒啦，光剩下點子破游擊隊，三個人一夥，兩個人一羣，不雞巴頂事，沒聽見槍響哪，就跑光了。

李：不會沒有吧，二十六區隊，三十八區隊，最近我還在報上看見，咱們冀中連打下好幾個縣城哪。

小：那是哄雙子啦，我沒聽說，就是有，離咱們家還遠啦。

李：「五一」大掃蕩咱們冀中老百姓損失大吧？

小：那還不受損失。

李：（憂慮）我家裏這工夫不定怎麼樣了呢？

小：你放心吧！自打皇軍一去，咱們冀中是太平無事，老百姓全是大大的良民，日本人也就不怎麼樣了。

李：不知道我家人們都還活着沒有？

小：老鄉你想家不？

李：怎麼不想啊，誰也不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想也沒用。

小：你給上級請一下假，回家看一看吧！

李：那怎麼行哪！我離家不是一里半里的，再說我這落後勁，誰憑信哪。

小：你真想回家呀？（看了看李臉色）

李：我莫非還哄你呀，我在這山溝裏早鑽膩啦，光吃小米裏砂子也够一個小山啦。

小：（站起張望）你真要回家，我倒有個主意。

李：什麼主意？

小：我看在咱們老鄉份上，我才跟你說，你可別透了風。

李：你還不憑信我，我怎麼能出賣老鄉啊，再一說，我給上級報告了，我也逃不脫呀。

小：老鄉，實告訴你吧！明年春天莊稼長起來了，我要離開這，我帶你一塊走。

李：（遲疑了一會）你說開小差呀！

小：就是呀！

李：那可不行！行不通。

小：怎麼？

李：我開了四次啦，都沒開成。全叫人家抓回來啦，這工夫我一想到開小差就有點發處。

小：你真給咱們冀中丟人，膽小比老鼠都小。那還能成了大事呀！

李：你不知道邊區老百姓組織的可嚴密哪。

小：怎麼個嚴密法？

李：我在張各莊那次開小差。轉了一夜沒有走出河灘，天明了走到齊家佐，碰見一個老鄉在鋤地哪，他問我：「同志，帶齊路條啊吧？」我說：「沒有。剛爬起來就走，忘帶了。有要緊事哪。」他說：「那你可不好走，到俺們村公所開一個吧！」我正盼不得哪。到了村公所。說是叫到裏裏，到了區裏又說區裏條子出縣不管用，叫我到縣裏，又到了縣裏，人家正吃飯哪，可把我餓壞了，兩天水米不沾牙啦。人家連讓也不讓，咱乾瞪着兩大眼睛着，等人家吃完了飯，我說開路條吧，人家就給開了一張，我心裏可樂壞了，拿起一看，上面寫着：「教導團負責同志：今送上你團逃亡戰士一名，請收留。」

小：你這人也太笨啦。這回你跟我一齊走，保險你一路平安無事。

李：你敢保險呀！

小：你說你走不走吧？我這跟你吹牛，沒有這麼點把握還行啊。

李：（提心吊膽）指導員。（指導員上，二人面面相覷，楞在那裏。）

指：你們倆說什麼呢？（笑嘻嘻的）

李：（看了看小）我們……

小：（緊接）我說俺們冀中隊伍五分鐘就能拿下一個砲樓，李國瑞不信，說我吹牛。

李：指導員，你信不信。

指：硬拿是不行，用智取完全可能。

小：怎麼樣？李國瑞。

李：對，算你勝利啦。

指：（向小）我怎麼不認得你呀。你是新來的吧？

小：嗯，我來的工夫指導員還沒有回來呢？

李：他叫李小敦，跟我是老鄉。

指：啊！你就是李小敦呀，（看了小一眼）你先出去一下，我們有點小事，待會兒再來玩。（小狠狠的

看了李一眼，走下。）

李：（預感到，觸將要臨頭似的）。指導員，你夜格才回來呀？

指：（和藹可親）嗯，我走了兩個月，你想我不？

李：咱們一塊待了好幾年，怎麼不想呢？

指：（笑嘻嘻地）不準想吧？

李：昨天晚上作夢還夢見你哪。

指：（玩笑地）哈哈！夢見我在隊前批評你，說李國瑞這傢伙死不進步，頑固不化。

李：看你說的，可不是。

指：（掏出紙煙給李）抽煙吧，這是我從分區帶回來的岳飛牌，坐這兒咱倆談一談。

（李莫明其妙的坐下）

指：這煙好抽吧？

李：比鬼子煙好抽多咧。

指：我走了以後咱們連上怎麼樣？

李：不賴，各方面都很好，工作積極，學習努力，生活緊張，戰鬥勇敢，生產加油，寇眷卿這勞動英雄，自打邵河戰鬪以後，又當上了戰鬥英雄，這會學習也挺加油，一天比一天進步了。

指：伙食怎麼樣啊？

李：很好，每頓都能吃飽。

指：你又鬧病來吧？

李：害點頭痛腦熱的，可不能算鬧病，指導員在分區也很好吧？

指：嗯，學了很多東西，換了換腦筋。

李：你沒有鬧病吧？

指：沒有，你們班人們這會對你怎麼樣？

李：很好，跟過去一樣。

指：你們班長對你還是跟過去一樣呀？

李：沒問題，都很好，我以後要下決心進步呀，不能老落後，指導員你放心吧！以後保證不再給你添

麻煩，惹你生氣發皮氣啦。

指：李國瑞同志，你對我育理教育上有什麼意見吧？你可以……：

李：（急了）可沒有，我半點意見都沒有，這是誰說的？準是馬振榮給你彙的報。

指：（沉思了一會）李國瑞同志，我非常對不住你。

李：（呆視着指導員，不知所措。）

指：這次在分區整風當中，我很好的檢討了過去對你們的領導，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錯誤的，尤其是對你的管理教育，可以說是失掉立場的，動不動就是批評、處罰、鬭爭，甚至於謾罵，常常把你作例子在隊前教育大家。

李：那可不算什麼，誰叫我不爭氣犯錯誤來。

指：我光看到你吊兒郎當、調皮、搗蛋、家庭觀念、貪生怕死，認爲你頑固不化，死不進步，永遠就是個落後份子了，一輩子也轉變不了啦。所以從來就沒有想到從思想上來教育你，耐心說服你、開導你，指出你犯錯誤的原因，告訴你以後怎麼樣克服，怎麼樣才能進步。對你的關心愛護那更提不到話下啦，有時候你真煩了，我也說你是裝病，逼着你站崗、放哨、出差，強迫你去執行戰鬥任務。

李：（長嘆了口氣，低下了頭。）

指：記得有一回，你病的很厲害，沒有人理你，你就說了幾句怪話，我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把你罵了一頓，當時就叫人把你送到休養所去啦，死活連問也沒有問。

李：（低頭不語）

指：我記得有一回，你們院裏房東少了大葉煙啦，馬振榮彙報說是你偷啦，我也沒調查，就把你連刺帶罵，打擊了一頓，晚上點名又在隊前擺出進行了全連羣衆紀律的教育。後來張清合一調查，才知道不是你偷的。因爲我對你這樣，所以大家對你也是這個樣，根本就不把你當作同志看待，我不但不說他們不對，還說對你這樣的人，就應該這樣。這怎麼能使你心服哪？不但不能使你進步，只有使你更加悲觀失望，認爲自己一輩子也就是這樣啦，永也翻不了身啦，這都是我軍閥殘

餘作怪，給工作造下了非常大的損失，使你也落到今天這地步。

李：指導員你別說啦，鬧得我心裏七上八下的，可亂騰哪。這不能怨你，全是我自己不爭氣，沒有出息，誰的話：『水有源，樹有根』，沒有樹根長不出樹梢來，要是我不犯錯誤，混身上下都很正確，你再也不那樣對待我不是？只恨我自己太落後，不爭氣，沒有血性，把你拉着也犯了錯誤。

指：李國瑞同志，過去我犯的錯誤是沒法挽救了，從現在起我向你保證，以後決不重複過去的錯誤，處理一些問題，一定多多徵求大夥的意見，爲大家多打算盤。同志們有了錯誤，一定採取耐心說服教育，使大家心服口服，決不亂處罰打罵。以後你要是再看到我那兒有不對的地方，盡量提出來。

李：（兩眼望着指導員，感動的說不出一句話來。）

指：李國瑞同志，我知道你對我過去有很多意見，你放心，大膽的提吧，我一定很好接受，保證克服。

李：（沉思了一會，拾起了頭。）指導員，我給你打開窗子說亮話吧，我過去是非常的怕你，對你一肚子不滿意，不敢提，我認爲胳膊怎麼也擰不暈大腿，戰士怎麼也鬧不過幹部，怕你倒打一扒，來個報復，剛才你說的那一些話，一個字一個字的就像針尖扎在我心窩裏一樣，這會我什麼意見也沒有啦，只恨我沒有提先找你談。

指：難道對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嗎？

李：（看了指導員一眼）我只有兩個小小的希望。

指 你說吧。

李：第一個，希望你以後多多指示我，幫助我，關心我。

指：第二個呢？

李：第二個，希望你……（爲難的望了指導員一眼。）

指：說吧！是不是還怕我？

李：不是……（低下了頭）希望你說到那兒做到那兒。

指：對，我以後一定在實際工作中回答你這兩個希望。（停了會）咳，你還有什麼困難盡量提出來，我幫你解決。

李：（沉思了一會）指導員，我……（嘆下去了）

指：說吧！我一定想法幫助你解決。

李：（遲疑了一會）指導員，你說我怎麼樣才能進步呀？

指（楞了一下）你說呢？

李：（停了停）我說只有一個辦法。

指：怎麼個辦法呢？

（台後聲音：「指導員，連長請你快去開會哪。」）

指：咳，我馬上就去（向李）什麼辦法？

李：（想了想）沒有什麼，一下又忘了。

指：沒關係，說吧。

李：想不起來了，以後再說吧。

指：對，有工夫我再找你談。你再好好想一下，對我，對連長，對你們班長，還有什麼意見！再檢討一下自己，究竟身上有多少缺點，以後怎麼樣克服，進步！我趕快得參加會去。（匆匆下）

李（沉思了一會，突然奔向門口）指導員。

（少傾，指導員返回）

指：什麼事呀？

李：（欲說又囁了下去）

指：沒有關係，放開膽子講吧！

李：咱們政治課上什麼教材呀！

指：咱們快要開展坦白運動啦，上坦白課本。哎，李小敦剛才跟你說什麼來？

李：沒有什麼，談俺們冀中事來。

指：以後你多多幫助他，多給他談一些咱們八路軍的規矩。

（馬振榮拿着雙新鞋，怒衝衝上）

馬：李國瑞，你這傢伙是成心想坐禁閉啦。

指：馬振榮，別這樣啦，李國瑞是你的同志。

馬：我不要他這丟人顯眼的同志。

指：什麼事你不可以好好的講呀！罵人家一頓就解決問題啦？

馬：我給你說出來得把你氣死。

李：（呆了一會，強辯。）那是我坐破在老鄉家一雙鞋，你爲什麼拿我的？

馬：你堅壁的？我早調查清楚啦。指導員，他除嘴吃，還不起錢啦，把鞋賣給人家頂了賬啦，這還了的。（向李）你還有一點組織觀念沒有啦！

李：那鞋太小，給班長要求了好幾回換一雙大的，班長連理也不理。光指著不能穿，爲什麼不能賣呀？

馬：哈，你還有道理講呀！

指：馬振榮，你這負責的精神是好的，可是對同志這樣態度就不對。誰保證能沒有一點錯誤呀，同志有了錯誤，應該好好講話，使他從心裏了解到不對，而好改正。

馬：指導員，你怎麼這麼說呀？

指：同志，過去我對犯錯誤同志的態度，那完全是不對的，一來就是打擊處罰，不能使人家心服口服。你也應該好好檢討一下自己，過去對李國瑞同志那態度，也完全是錯誤的，不但不能教育同志進步，反而會使同志更加悲觀失望，把鞋給我，你先去吧！待一會我找你談。（馬狠狠盯了李國瑞一眼走下。）

李（提心吊膽楞在那裏）

指：李國瑞同志，你坐下來。

李：指導員，不用說啦，關我禁閉吧！

指：（笑）同志，別害怕，放心吧，絕不會關你禁閉。你坐這兒。（李坐下，兩眼呆視着指導員。）

指：這鞋是不是你賣給老鄉啦？

李：嗯，放着也沒用，我就賣啦。

指：這是非常不對的，公家發給你的東西，個人怎麼能隨便處理哪？咱們是軍隊，是有一定組織和紀律的。你是教團的老學員啦，你也不是不懂，這是犯紀律的。

李：我也知道不對。我給班長要求了好幾回換一雙，他就是不管，我一賭氣就賣啦。

指：你們班長這麼處理，當然也是不對的，我也得給他批評，你應該檢討一下自己，這樣做對不對呀？

李：不對。

指：怎麼不對呀？

李：第一點，不應該臉嘴吃。第二點，不應當隨便出賣公家東西，這叫沒有組織觀念，對八路軍影響非常不好。

指：那你犯了這樣錯誤該怎麼辦哪？

李：我甘心願意坐禁閉。

指：關禁閉就能把錯誤改掉呀。

李：那你看著處理吧！

指：同志，你放心吧，不關你禁閉，我問你一句話，以後能不能克服呀？

李：（注視了指導員一會，激動而堅決地）指導員，人心都是肉長的，你這樣對待我，我保證堅決克服。

指：祇要你克服就行，你應該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以後再犯了，可得受處罰啦。

李：指導員，你放心吧，我絕對不會再犯啦。

指：對，就這樣吧，你該老鄉多少錢？

李：五十塊。

指：（掏出錢）這是公家運銷的錢，先借給你還了人家，這雙鞋我給你換雙合適的。我趕快去看一看連長叫我有什麼要緊事，有空咱再談。（下）

李：（目送指導員下，看着手裏的錢，呆立不動，感激的流下了淚。）看起來我李國瑞也有了拾頭日子啦。（慢慢地踱了幾步坐下，墜入沉思，少頃，又站了起來）指導員這樣待我，我要是跟李小敦一塊開了小差，怎麼對得起指導員呀？……再一說，我革命了六七年，雖然沒有功勞吧，可多少也有點苦勞呀……真要是跟他一塊走嘍，功也沒拉，名也沒拉，還得挨一輩子罵。……再說抗戰也快勝利啦，志願義務兵眼看就滿期了，……不能跟他走。（又想了會）報告了吧，怎麼對得起老鄉呀？……再說我這落後勁，人家也懷疑我呀，不報告吧，真對不起革命。……哎呀！……怎麼自己作不了自己主啦？（急得躁着腳，直轉磨，台後傳來了歌聲，急忙坐下。）（少頃，王文中唱着歌拿着一雙新鞋走上。）

王：哎，李國瑞你看。（舉起手中鞋）

李：發鞋啦？

王：不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今天碰上啦。

李：什麼事呀？

王：我這鞋不是早破了，剛才我在街上碰見指導員了。他說：『你爲什麼穿雙破鞋呀？』我說沒有鞋

了。正好他手裏拿着一雙新鞋，說：『給你穿吧，回頭我把自己鞋再給公家補上。』我試了試正合適，就不客氣的拿來了。

李：該你小子走桃花運咧。

王：我走桃花運？嘿！快去吧，那個高小女學生在街上等着你哪。

李：（馬上興趣就上來了）封蛋，別胡說啦。

王：你不是說一見了她心裏就『嘎啣嘎啣』亂捉摸呀？說實話，你是不是看上她啦？

李：我倒是看上她啦，可人家看不上我哪，就憑咱這點文化，貌像，誰的話，有點不配。

王：我早看透你啦，你說，是不是有點傷化企圖呀？

李：我跟你說了心話吧，唉，你可別跟我亂宣傳。

王：操，還怕我給你彙報呀？

李：我不是怕彙報，我是怕那添油加醋的彙報。

王：別扯啦，快說你心眼的話吧。

李：實對你說了吧，我要在家當老百姓呀……

王：怎麼着？

李：我早他媽咧皮下手啦。（作擁抱狀）

王：現在爲甚麼不敢呀？

李：不是不敢，咱是自覺的遵守着紀律哪。

王：李國瑞，我就贊成你這一點，這一點你還把握的不壞。

李：那是呀！

王：（坐下換鞋）嘿，剛才我遇到一件從古到今還聽說也沒有聽說的事。

李：什麼事呀？

王：剛才我正在四班玩哪，指導員找我去啦。吓得我心眼就跳起來了，我想着少不了又要K一頓，結果會猜怎麼着？

李：怎麼啦？

王：唉，萬想不到，指導員給我陪了半天不是，說過去打我，那是軍閥殘餘，是錯誤的，以後一定堅決克服。

李：就這麼點事呀？

王：這事可不平常，從古到今你聽說過當官的給當兵的陪不是呀？這會開的我心眼可難受哪。

李：不光給敬陪不是哪。

王：怎麼，還跟別人陪不是來呀？

李：可不，剛才跟我也陪了半天不是，鬧得我當時，恨不得一下把身上錯誤都克服掉，才覺着對得起他哪。可過後我一想，他是不是真心對咱們呀？

王：當當是真心嘍，寒風了叻，寒風可厲害哪，比唐僧那金箍咒不在以下。

李：我疑惑他一下去會轉變的這麼好。

王：指導員真心轉變那是沒有問題，我是擔心着咱們班這把子黨員們，他們要是不轉變，還是半斤八兩。可話又說回來了，只要咱們站的正，立的穩，不犯錯誤，他還能把咱們怎麼樣呀！

李：咱們班黨員們，我就氣不過馬振榮。

王：你小子也是個窩囊肺，馬振榮對你那態度。簡直是騎着人脖子拉屎，要是我呀，非給他個好看。誰不行！吃他那一套？

李：哼，他就仗憑自己是個黨員，戰鬥上有一套，就不知道姓什麼好啦！

王：唉，張瑞林加入黨啦。

李：（驚奇而羨慕地）啊！他也加入黨啦？

王：可不，我見他上去黨課啦。

李：他憑什麼條件呀！

王：人家戰鬥上勇敢，近一年來政治上很開展。

李：只要戰鬥上有一套，我看幹什麼事也沾光，咱這樣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哪！（憂慮地）難道說這一輩子，也不能成爲一個共產黨員啦？

王：參加不參加，還不是一樣的抗日。

李：可不是一樣，加入了黨就有了靠山啦，上級相信，別人看的起，進步的快。

王：那倒不一定，只要自己努力進步，誰敢看不起不相信呀。王蘭亭過去倒是黨員，爲什麼還叫人家開除了哪？

李：那怨他自己不爭氣，落後的不够黨員資格啦，當然人家就不要他啦。

王：再說黨員還得處處起模範哪。

李：你這是落後話，反正我覺着加入黨好，又光榮又進步。

王：（輕視地）哼，你這樣的給人家黨員拾鞋也不要你呀！

李：對，我非做個榜樣給你瞧瞧不行。

王：（不以爲然）你要是能進步一寸，我保證能進步丈五，永遠得跑在你頭裏。

李：你跑在我頭裏呀！那時白天做大夢，你就別打算進步啦。

王：哼，咱倆反正有一個別想進步的人。

李：（風涼話，半自語地）人家說的好，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過濃厚，一批評就臉紅，半點都不虛心，這樣一輩子也別想進步啦。

王：（立時勾起了火）誰說的？

李：我不敢小廣播。

王：你小子真忘恩負義，那一回馬振榮背後罵你，不是我告訴你，一輩子你也別打尋知道。

李：（爲難地）我告訴你，你可別說是我講的，我可負不了這責任。

王：你說吧！

李：夜格張清合批評你，你不但不接受，還打了個小反攻，張清合非常生氣的就說了這麼幾句。

王：（生氣地）啊，他敢隨便確定我的人生觀呀，我非找個拿給他個好看瞧瞧不行。

李：你可別雞巴說是我講的，再說人家張清合是個正確人，也是爲了你好呀！

王：他再怎麼正確，犯着我就不行。

（台後傳來了吵鬧聲）

李：咳！千萬別曬出來。

(張清合拿着一張「子弟兵」報頭裏跑着，班長、馬振榮緊追着吵嚷着跑上。)

張：好消息！好消息！

班：別嚷叫啦，快唸吧！

張：你們猜猜吧？

王：操，吃得不多吧，拿的倒不少！

李：我猜，希特勒完蛋啦。

張：不是。

馬：咱們反攻階段到來了。

王：你那叫速勝論。

李：(趁張不備，一把搶過來報紙。)我給你們唸唸吧。

馬：(諷刺地)對，還是咱們宣傳大家李國瑞。

張：告訴你們吧！寇善卿又上了報啦。

馬：(不以爲然)我當什麼了不起的事呀，誰沒上過報，滿里鎮戰鬥，我還上了報哪。

王：誰能比得了你，混身模範！

馬：那是呀，你就比不了眼。

張：別嚷啦，李國瑞快唸吧！

李：(看報)哈，這麼大個字，跟雞蛋一般大，寇善卿這下子算是露了臉啦。

班：快唸吧！

李：（唸報）『寇善卿精益求精，生產模範戰鬥模範，將要變成學習模範』。『四分區勝利部訊：本部偵察連戰士寇善卿同志，在大生產中，被選上了生產模範，這次部河戰鬥，表現的非常英勇，一直衝在前頭，打死了兩個鬼子，繳了三支三八式，活捉了一個日本上等兵，在全團軍人大會上，又選上了戰鬥模範。現在學習特別加油，到溝綫外活動去，還帶着鉛筆本子，一有功夫就寫生字，並且還評耐心的幫助新戰士。同志們說：寇善卿不光是生產戰鬥模範，這學習模範也跑不了啦。』那同占，崔建光寫的（不服地）『哼，別人寫一篇稿子就登出來啦，我寫的不知道多少篇啦，半篇都不登，連報社看咱也不順眼啦。』

王：人家寇善卿這樣的才算英雄哪。（看了馬一眼）生產戰鬥學習連仲三元。

張：這都是思想意識有鍛鍊。

李：（羨慕地）誰都能爭個英雄模範。

班：你就不能。

李：我這是誰的話，『馬尼穿豆腐提不起來了。』

王：我說寇善卿可以稱的起咱們『燈塔連』裏邊最亮的一盞燈啦。

馬：我不同意，我說咱們那一盞燈都挺亮，要不就得不到『連隊燈塔』這光榮稱號，什麼是燈塔呀？

燈塔，就是檫擦部好，樣樣模範，二連才是個『戰鬥模範連』呀，跟咱們還差着點哪。

張：可不能自高自大，一驕傲非倒台不行。

王：我不贊成馬振榮意見，十個手指頭伸出來就不能一般齊，你馬振榮爲什麼不去當毛主席呀！所以我說，咱們這『燈塔連』的燈也不一樣，有一個捻的，有兩個捻的，有三個捻的，一直到幾十個

捻，還有汽燈，像寇善卿這樣的，可以稱得起電燈啦。

班：李國瑞，你是咱們『燈塔連』裏的幾個捻燈呀？

馬：他呀！他是個有捻沒有油的燈。

李：同志，說話別掛刺激文，『屎克郎』急了還要扎人哪。

班：李國瑞，你給人家寇善卿學學，過去人家也是個落後份子，連部原打算洗刷人家呢，可人家下了個決心，到今天快成了全面模範啦。

張：寇善卿跟李國瑞有個基本不同點，李國瑞在家裏游手好閒，吃喝玩樂，搞破鞋，下賭場，什麼都來，可以說是個流氓階級；人家寇善卿是扛長活出身，受過地主們剝削，可以稱得起無產階級啦。

王：我不同意，我是地主成份，就永遠進不了步啦！

班：成份是重要的，但也要看自己鍛鍊的程度。

王：哼，我早看透啦，這人要景進步了，什麼都好，要是落後了，好也是個不好。

馬：你那叫主觀主義。

王：我一點也不主觀。

張：（向王解釋）你這麼說是不對的，一個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誰還躲過大夥眼去。

王：我是進不了步啦。（和李國瑞並肩而坐）

班：你怎麼進不了步啦？

王：人家把我人生觀給確定啦，說咱一輩子也進不了步啦。

(張清合一邊有些不安和難過)

班：誰說你來？

李：(用胳膊肘通了王文中一下)別亂說。

王：(看了張一眼)誰說誰知道。

班：你可以明打明的提出來嗎？

張：(走在王前面)王文中，是我說你來，我當着大夥向你承認錯誤，夜格我批評你，你不接受就算啦，還給我來了個反攻，我壓不下心裏的火，就隨便亂說了這麼幾句，這是自由主義，沒有站穩立場，我向你保證，以後我要是在背後說你半句壞話，我情願受鐵的紀律處罰。

王：(停了會，感情而義氣的)要是這麼着，你放心吧！我絕不記你的仇。

班：王文中，誰給你說的？

(李國瑞見事不妙，想躍走。)

馬：(上前阻止)李國瑞你到那兒去呀？

班：(嚴厲地)李國瑞不准你走！(向王)王文中誰給你說的？

王：你問李國瑞吧！

李：(氣憤地)王文中，你自己跳進水坑啦，還想把我淹死呀！

王：咱們是大丈夫男子漢，做事要敢做敢當。

李：(頗爲不滿)算雞巴啦，你就會說。

班：(氣憤已極)李國瑞，是不是你說的？

李：是我說的，你看着辦吧！

張：李國瑞你光埋怨別人看不起你，你老這樣鬧下去，誰還看得起你呀！

李：哼！我也不是非叫你們看得起不行，你們看得起我，那也多長不了兩塊肉，看不起我，咱還是一樣抗日。

馬：你這是挑撥離間破壞咱們班團結，班長，他賣給老鄉那一雙鞋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哪。

班：大夥都別走，我找排長去，開會開爭。

李：開吧！我不參加。（欲下）

班：（阻止）你幹什麼去？

李：你找排長去，我找指導員去，你還想把我這點自由權給強佔去呀！

班：你就是不能去。

李：（不以爲然）嘿！——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唱八路軍進行曲下，衆目送之，沉默。）

馬：（氣極）班長，再不調李國瑞出班，我堅決跳班啦，我受不了這個。

張：調班也不是個辦法。

班：（警惕地）咳！他別是鬧小差了吧？

王：對，我去看看。（欲下）

班：（制止）你別去，張清合，看看他幹什麼去啦。（張匆匆下）

王：（沒趣而不滿地）班長，我可不會跟他一起逃跑啊！

馬：班長，堅決調李國瑞出班。
班：對，我再要求去。

——幕下——

第三幕

坦白課正在進行，戰士們連系本身片斷坦白。

幕啓：連部。

指導員正在和李國瑞談話。

指：我跟你談的這些，無論是坦白經驗，或者是跟你提的意見，只能提你一個醒，有沒有勇氣，有沒有決心，能不能抓破臉皮，痛痛快快的把尾巴割掉，那就全在你自己了。

李：（爲難地）這玩意不好鬧。脫褲子就够丟人了，還要割尾巴，尾巴割掉了，還要把根挖出來。

指：同志，有病就不能怕吃葯，想進步就不能怕坦白，常言道的好：『不吃苦中苦，換不來甜中甜。』

李：（沉思了會）你說從那兒坦白開頭呀？

指：我告訴你一個偏方，坦白跟打仗突圍有一個基本不同的地方，突圍專找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往外衝，坦白就不同了，首先要攻堅，先把眼前心裏最難說，最可怕人知道的事坦白出來，以後就容易了，可是有一樣：怕害羞丟人就打不破這一關。

李：（思慮）不是怕丟人……這玩意……（看了指導員一眼）

指：難道你還不信任黨的寬大政策嗎？我可以保證，就是你過去殺過人，只要能澈底坦白，絕不會給你任何一點處罰。

李：（低頭不語）

指：同志！要咬牙！要狠心呀！全連人都看着你李國瑞哪！能不能轉變，全在這一關啦，鄉下話說的好啊，『不蒸饅頭，還要蒸（爭）口氣哪！』

李：我一下也想不起個什麼，我再想想吧。

指：對！把你坦白提綱也拿去吧，再好好補充補充，越詳細越好，如果有不願當着大家講的事，還可直接跟我講。

李：行啦！敬禮！（走至門口返回）指導員，馬振榮這兩天老說你怪話，他不贊成你對我這樣態度。

指：嗯！我已經知道了。（李下）通信員！（門外應了聲『有』）找三班長、張清合、馬振榮來（點着一支烟，看牆上歐洲西綫詳圖，嘴裏哼着青年航空員歌曲。門外喊了聲『報告』。）

指：進來！（班長，張清合，馬振榮上）

班：敬禮！

指：坐吧，咱們談一談。（衆落坐）

馬：（看了看張清合）指導員，把你那烟捲拿出來請請客吧。

指：（玩笑地問班長張清合）你們兩個對馬振榮這個提議有什麼意見？

班：不反對。

張：我當然也很擁護。

指：（拿出了一盒烟放在桌上）抽吧，你們也不請請我。

馬：咱們生產不是快批紅呀，紅利到了乎我請你兩盒。

（衆抽烟）

張：咱們這自力更生就是強，連烟捲也能造了。

馬：那是呀，共產黨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指：咱們書歸正傳吧，你們談一談對我整風回來這十來天的意見吧。（三人相視而笑）

指：馬振榮小夥子打頭砲吧，戰鬥上衝鋒在前，發言也不能落後呀。

馬：（看了看班長、張清合。）對，我就先開頭一砲，我覺着指導員整風回來有很大進步，我非常贊成，大家夥也很擁護；可是個別地方變的我不同意，就是對李國瑞，我覺着你把他抬的過高了。將後來會擇成一灘稀泥爛醬。

班：我基本上同意馬振榮意見，你是把他估計的過於高了，又是牆報委員，讀報組長，還有生產委員會員運小組長，一傢伙交給他這麼多工作，我就不同意。

指：張清合你有什麼感覺呀。

張：我有這麼點感覺，不知道對不對，你是不是太相信李國瑞啦，恐怕會使他自高自大起來。

馬：我非常同意張清合意見，一定會使他自高自大起來，你就說吧，上坦白課也叫他講，他憑什麼資格，我就不服這股勁。

張：我對講課這個問題倒挺贊成，人家爲了給大夥解釋問題，坦白了自己很多錯誤，教育了咱們，也教育了他自己，這樣對他進步有很大幫助。

馬：（不服地）什麼幫助！幫助他落後差不多。

班：指導員，我不了解爲什麼一傢伙交給他那麼多工作？

張：我認爲應該先把他教育好了，再大膽的分配給他工作，一開頭就這麼做，是不是有些不大適當？

馬：指導員，我也不了解，你給解釋解釋吧。

指：對，我先談一談，有不對的地方，咱們大夥再討論。

衆：你說吧！

指：我認爲做一個領導人，首先要放下自己架子，跟大家打成一片，了解每一個同志情形，相信他們，處處爲他們打算，大膽的分配他們工作。及時的替他們解決困難，有了進步，工作上做出了成績，馬上要表揚，一點也不能埋沒，同志們有了錯誤，一定要採取耐心說服教育，告訴他犯錯誤的原因，發展下去的危險，以後怎麼樣克服，一次說不服，兩次說，兩次說不服三次說，這個辦法說不用用另一個辦法說。如果他成心不改，明知故犯，當然還要執行一定紀律的，不過無論怎麼樣，一定要使同志們心服口服，感不到委屈。

馬：很不以爲然！哼！耐心說服誰不知道呀。

班：我一到八路軍就聽說這名詞啦。

指：知道做不到，還不是等於不知道。過去我們整天嚷嚷着耐心說服，實際上一點也不耐心。

班：怎麼不耐心呀？

指：動不動罵，打，虛罰，鬭爭，甚至於打罵，那叫什麼耐心呀？尤其是對待落後的同志，光看到人家缺點，就看不到人家半點優點。比如對待李國瑞吧，他缺點是很多，可是人家時時學習很好呀！常給同志們讀報，給老鄉宣傳，給報社寫稿子，過去領導上不但不表揚，還說人家利用讀報宣傳落後思想哪，大家說人家是吹牛皮，中風頭，你們說，這樣怎麼能使他進步呀！

班：（不服地）他成心落後，用什麼妙法也不能使他進步。

馬：指導員，照你這樣說，是我們太夥不叫他進步，他自己沒有錯？

班：指導員，我覺得你對李國瑞太不了解。你知道他六七年爲什麼老落後呀？

指：你們說哪？

馬：我說因爲他一貫不進步，所以就老落後。

指：爲什麼不進步呀？

班：他落後成性了，根本就不想進步，那還有什麼法。

張：我認爲主要是他出身成份決定他了。

班：我說主要是他太不自覺。

馬：我說他一個落後原因吧，他那升官發財思想過濃厚。記得在教導團工夫，他正苦悶着哪，成天什

麼也不幹，有一天誰開玩笑跟他說：『李國瑞，上級要提升你當副班長了』。哈，這一傢伙勁頭

就鼓起來了，表現的可積極啦，扛木頭來回十大幾里地扛一百多斤，壓的喘不過氣來，還會他那

氣喘病根子就是從那回得下的，過了幾天，升副班長的訊也沒有了，馬上就低落了，再去扛木頭

說什麼也不去了。

指：你們說的這些，他的出身成份，入伍動機，自己不努力求進步，都是他落後的原因。但是你們平

心靜氣的想一想，過去我們領導上和人家夥對待李國瑞那態度對不對呀？有沒有錯誤的地方？

馬：我說什麼錯誤也沒有，大夥都希望他進步哪，誰也沒有拉着他胳膊，拖着他腿。

班：我覺得領導上對他把吃奶的勁都使出來啦，打也打過，罵也罵過，又是鬭爭，又是處罰，什麼法

也用了，他給你要死不要臉，軟硬不吃，認定了就是不進步，那有什麼法！我這一個人從來什麼

都不怕，就是怕不要臉。

指：打罵這就是個很大錯誤，朱總司令說過：『打罵革命戰士就是背叛自己階級』。

班：是呀，不叫打罵革命戰士，李國瑞他就不配一個革命戰士。

指：爲什麼不配呀，人家革命了六七年啦，比你們誰入伍不早呀！

馬：入伍早有什麼用，入伍再早點還不一樣是個落後份子。

張：怎麼說，打罵人也是不對。（向指）可是李國瑞那個人也太過於的不自覺啦，他那落後勁上來了，真是深不是，淺不是，氣得你乾着急沒有法。

指：（嚴肅地）同志！別老一個勁抱怨別人，好好看看我們自己，一切問題都應該先從自己檢討，李國瑞六七年的落後，我們每一個幹部，每一個黨員都負有一定責任的。就先從我自己檢討起吧！過去爲什麼大夥跟我不一條心，表面上非常尊敬我，服從我，其實對我一肚子不滿意，所以使我在工作上常遇到很多困難，這都是因爲我軍閥殘餘在作怪，我認爲戰鬥上差勁的，心笨的，比較落後的，這樣三個人，天生有奴隸性，說服教育對他們沒有用，革命紀律對他們都嫌太輕，非打罵關禁閉教育不過來。

馬：對，就是這樣，對這樣人就是非打罵不行，打的輕了都不行。

指：對什麼，這就叫做軍閥主義思想，受了軍閥隊伍的影響，是一種非常錯誤要不得的壞思想。

班：怎麼錯誤呀？我不了解。

馬：我也不了解，我還覺着很正確哪，犯了錯誤就應該受到處罰，我在家犯了錯，我娘還一樣打我哪，咱們是軍隊，是有一定紀律的。

指：同志！咱們是革命隊伍，咱們那紀律上從來就沒有打罵那一條。

馬：咱們八路軍裏從來也沒有李國瑞這樣落後的戰士。

張：我們應該承認，打罵人就是不對，咱們是革命隊伍，就是爲了反對人壓迫人，求得大夥一律自由平等，爲什麼我們還要壓迫人哪。

馬：我不同意，這怎麼叫壓迫呀，就算是壓迫，也是壓迫他的錯誤，他要是非常進步別人再也不壓迫他。

班：是呀！誰跟他有冤有仇呀？打罵他還不是爲了他進步。

張：我說道理講不過他倆，叫指導員說吧，反正我覺着打罵人就不對。

班：噯！緊打罵，慢打罵，他還不改哪。

指：他不但不改，並且越來越彘後了。我給你們舉個例子吧，我在教導團工夫，有一個戰士，該着他上崗了，他裝病不去，班長說不去，排長說還是不去，把我氣壞了，不問青紅皂白，上去就打了他兩拳，踢了他兩腳，叫了幾個戰士，硬把他抬到哨位上去了，當天晚上他就開小差了。過後我一調查，才知道這個戰士在班上老受欺侮，誰也看不起他，幹什麼事也落不了好，對也是不對，好也是不好。你們想想，這怎麼能怨他給班長找別扭哪？

班：李國瑞跟這個人基本上就不一樣。

指：怎麼不一樣呀？

馬：就是不一樣，李國瑞在班上誰欺侮過他。

指：怎麼沒有呀，諷刺，打擊不是欺侮人是幹什麼，尤其是你，自己是個黨員，總覺着比別人高一

頭，不把羣衆放在眼裏，這就叫做宗派，咱們黨裏的會議彙報都是爲了把工作搞好，幫助教育同志們進步，不是叫你們排斥人，打擊人。彙報要正確，不是叫你們編故事，當然，我過去這方面也有很大毛病，聽了彙報，也不調查，就憑自己主觀處理了。以後咱們要在黨內進行反宗派主義教育，深刻的檢查一下咱們運裏黨和羣衆的關係，讓每個人都清楚了解，做一個共產黨員，只有比羣衆更艱苦，更勇敢，處處要起帶頭作用，除此之外，什麼特殊也沒有。

馬：這些錯誤我都知道，可是……

指：知道就應該馬上克服掉，可是什麼？

班：我們克服那是沒有問題，可我保證不了李國瑞能克服。

馬：是呀！我們克服了，李國瑞不克服，還不是半年六個月？

指：自己有錯誤，就要馬上克服，先別管人家。

班：（委屈而不服地）哼！李國瑞要不在我們班，我才不管他哪！

指：我不是不叫你不管，我是說你管的方法不對，有很大毛病。

班：什麼毛病，我不了解，反正他在我們班呆一天，我當班長的就有責任教育他。

指：（有點急）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過去用的那方法是很不對的！

班：怎麼不對呀！我不了解。

馬：我還覺着你那方法不對哪。

指：我那方法怎麼不對呀？

班：我們那方法怎麼不對呀？

指：（感情衝動）動不動打罵、處罰、鬭爭，就是不對。這叫軍閥殘餘，不能教育同志進步。

班：對，就是不對，咱們以後別管他了，叫他永遠落後下去吧。

指：（激動）怎麼不管哪，應該採取耐心說服教育，多鼓勵，少批評，從思想上感化他轉變，一定要改變我們過去那一套軍閥殘餘的領導方法。

（班長見指導員如此態度，有些害怕，但心裏很不服，看了馬振榮一眼，低頭不語。）

指：（感到態度不好，停了一會，馬上和氣地。）剛才我說話有點急，態度不大好，不過我可以向你們保證，我絕不發火，你們有什麼意見，盡量講吧，今天咱們一定要討論出個好的辦法來。

（衆沉默不語）

指：（沉思了半天）張清合，你感覺我那辦法怎麼樣？

張：我不敢下這個決定，不過李國瑞那個人有股子發癩子脾氣，冷一陣，熱一陣，順着他來，什麼都好說，要是槍着來，那真是沒有鬧。過去我也不斷的耐心說服他，好一陣，熱勁過去了，馬上就又草蛋了。

班：你耐心說服他，他說你跟他賣狗皮膏藥，貴賤不理你那一攤，當面接受的挺好，轉眼就翻案。

指：改造一個人的思想是件長期艱苦的工作，不像打一個仗那麼簡單，絕對不能着急，因為我們都是從舊社會來的，每個人出身不同，有的受舊社會影響小，缺點就少一些，克服也容易一些，有的受舊社會影響很大，那麼他缺點就多一些，克服也較難一些，不過無論怎麼樣，只要我們能够真正做到耐心說服，一定能使每一個同志都能很快進步。

班：耐心說服，說最容易，到時候氣的你連話都說不出來了，這怎麼能耐心呀！

指：（沉思了半天）我問你們一個問題，過去寇善卿爲什麼落後，怎麼樣轉變的？

（三人面面相覷）

馬：你說爲什麼呀？

指：我說寇善卿過去的落後，主要是領導上的錯誤，領導上脫離羣衆，不了解每個同志，主觀認爲誰好，那什麼都好，認爲誰不好，就是好也是個不好。我過去對寇善卿就這樣，總認爲他落後，也不能轉變了。去年反掃蕩的時候，誰給我彙報，說他貪污了，實際上他並沒有貪污，我也沒有調查，就硬說他貪污了，他死也不承認，把我氣壞了，打了他兩耳光子，馬上關起了禁閉，當時寇善卿一句話也沒說，那淚花跟下雨一樣，一個勁往下流，我滿不在乎，說什麼，誰叫你不承認來，你要是承認了，我再也不打你，這次整風當中反省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心眼真比刀子扎的還難受，真不知道那時候是怎麼樣下的手。

班：可是現在人家寇善卿完全轉變了。

馬：快要進步成全面模範呀。

指：轉變 轉變啦，可並不是打罵轉變的。

班：你說怎麼轉變的。

指：是在今年大生產運動裏邊轉變的。因爲他扛過長活，有很多生產經驗，大家選他當上了生產小組長，大大的發揚了他的積極性，總結的時候，又被選上了生產模範，五月裏又到分區參加了羣英大會，使他真正了解了八路軍是不會埋沒人材的，只要自己努力，早晚會被了解的，要不是毛主席提出選舉英雄模範，恐怕現在寇善卿還會被大家認爲是一個落後份子哪，從寇善卿的轉變，我們

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做一個領導幹部，要善於發現每個人的長處，多鼓勵少批評，鼓起每個人的上進心，使他能自覺的克服缺點，不斷進步。

馬：寇善卿能這樣轉變，我決定李國瑞就不能轉變。

指：爲什麼哪？

馬：這還不了解，寇善卿是寇善卿，李國瑞是李國瑞，一個姓寇，一個姓李，根本不是兩個人，那怎麼能比哪？

指：怎麼就不能比哪？

班：是不能比吶，人家寇善卿早轉變了，爲什麼這會李國瑞還是一個老落後哪？

張：他們倆出身份不同着哪！

指：正因爲他沒有轉變，所以咱們就得想辦法教育他轉變。

馬：轉變！李國瑞能轉變，那狗就不吃屎啦！

班：指導員，你說的那辦法行不通，轉變不了他。

指：爲什麼哪？

班：我跟他在一起五六年了，還不了解這一點，怎麼着你也轉變不了他。

指：哪你們說以後怎麼樣管理教育他呀？

張：李國瑞跟我們班人們，差不離的都鬧不對，是不是調到別的班好一點。

馬：我不同意，按你這麼說，他落後全是咱們過錯啦。

指：現在不檢討這個咧。你說個辦法吧！

馬：我說要想澈底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趕快打發李國瑞退伍回家。

班：那正好稱了他的心咧，他正嚷嚷着要退伍哪。

馬：你說怎麼辦哪？

班：李國瑞奴隸性非常大，要想使他轉變，非打罵就不行。

指：過去也打罵過，爲什麼還教育不過來哪？

馬：那是沒有打到他癢處。

指：剛才我說話態度少微有點不好，你們就不滿意啦，要是我罵你們一頓，打你們一頓，你們該怎麼想哪，是不是就服了我咧？

班：當然是不能服啦。

指：既然是這樣，那你們就該替人家想一想，不能老站在個人立場講話。

馬：動理論我們是說不過你呀，我決定的說，李國瑞要能轉變了，那狗就不吃屎了。

指：（半天沉思不語）我問你們一句話，你們願意不願意叫李國瑞轉變？

班：光希望他轉變哪，他不轉變，你有什麼辦法子？

指：根據幾次跟他談話，我說他一定能轉變。

班：根據我的經驗，我說他一定不能轉變。

馬：我看把毛主席請了來，也許能轉變了。

指：張清合！你說哪？

張：我覺着不能看的那麼死，咱們教育好了，就能轉變，教育不好，就難轉變。不管怎麼說，反正轉

變李國瑞是非常難的一件工作。

指：（沉思半天）這麼着吧，咱們用我這辦法試試看，如果行不通，咱們另想主意，怎麼樣？

張：對！我同意，咱們試試吧。

班：試試我同意，可是我沒有耐心說服能力，希望張清合負責任來教育他。

馬：試不試的吧，反正我沒有信心。

指：就這樣吧，我看我就是把嘴說破，你們也不會心服，咱們先用我這方法試試看。可是有一個要求，以後誰也不准打罵他，諷刺他，隨便處罰，鬭爭他，咱們都是黨員，誰要不遵守，就是立場不穩。

張：行啦，我保證遵守。

（馬振榮看了班長一眼）

指：你們倆有什麼意見？

班：既然這麼決定了，我也保證做到。

指：馬振榮，你哪？

馬：我是黨員，執行黨的決議是我的義務，雖然我心眼不贊成，沒有問題，保證執行。

指：對！既然你們都同意了，就這樣決定啦。

班：指導員，我問你一件事，李小敦常跟他接近，儘講了些什麼，他給你彙報了吧？

指：還沒有哪。

馬：是呀，你待他那麼好，爲什麼這麼點事他都不跟你講呀？

(李國瑞上)

李：指導員。

指：李國瑞同志，有什麼事吧？

李：（看了看班長等人，不語。）

指：（會意）三班長，你們先出去一下！

（班長、張清合、馬振榮三人下。）

指：（向李）什麼事呀？

李：我給你坦白一件事。

指：你坐下來談。

李：我斃了十大幾天啦，不坦白，實在對不起你。

指：什麼事呀？

李：我們老鄉組織我開小差逃跑。

指：你們老鄉，是李小敦吧？

李：嗯！他說俺們冀中自從『五一』大掃蕩以後，就成了『皇軍』的天下了，咱們軍隊都跑光了，這

會又平安哪，他叫我明年開春跟他一塊逃跑。

指：還說了些什麼？

李：再沒有說什麼了，開頭我真有意思，後來從各方面想了想，我要是走了，怎麼對得起你呀，再一說，抗戰就要勝利了，志願義務兵眼看就滿期了，真是開了小差，多不上算呀，又不光榮，又

挨罵。

指：（略微思慮了一下）李國瑞同志，我給你一個任務，以後你多和他接近，了解他到底是個什麼人，參加八路軍爲了什麼目的？

李：行啦。

指：這件事情別對別人講，只跟我發生關係，每次談完話跟我彙報！

李：行吔！

指：李國瑞同志，我是非常相信你的，所以才交給你這一件重大的工作，你要是完成了，比你繳挺機槍都要偉大！

李：（激動而義氣地）指導員，你放寬心吧，我李國瑞一定對得起你。

指：對，成功失敗，全看你咧。（李敬禮下）

（班長，張清合，馬振榮，三人一擁而上）

馬：指導員，我堅決反對。

班：你怎麼能這麼做呀！

張：這件事，說什麼我也不能贊成。

指：（莫明其妙）什麼事呀？

馬：我們就在門外聽着來。

張：你太大膽咧，怎麼能把這任務交給他呀！

指：爲什麼不能呀？

班：他正囑囑着要回家哪，你這麼做，這不是明明給他機會逃跑呀？

指：你們別把他猜想的過壞了。

馬：李小敦也常跟彭正元接近，爲什麼不叫他進行這個工作呀？

指：這我也想到了，彭正元忠實可靠，可是他辦法少，闖不了李小敦。李國瑞社會經驗豐富，辦法多，我敢說兩個李小敦也闖不了他。

張：可是你就忘了，李國瑞不可靠。

指：你們放心吧，我沒有一定把握就不敢這麼做。

班：我把話說在頭裏，李國瑞要是跑了，我可不負責任。

指：行啦，我負責任。

馬：看吧，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

班：我們走了，敬禮！（班長、馬振榮二人下。）

（張清合欲下，指導員一把拉住，和他在桌前輕聲的談着話。）

——幕下——

第四幕

第一場——村外，晚上。

幕啓：曠場上，寂靜無人，草垛陪伴着一棵白楊，黃了的樹葉，被風吹的嘩嘩作響，一灣新月冷清清地高懸在天空，村裏不時傳來一兩聲犬吠。

少頃，李小敦鬼鬼祟祟登場，四處張望，返身向來處打了一聲口哨，立時台後回了一聲。
小：（壓低着嗓子）來吧，沒有人。

（李國瑞上）

李：可別叫人發覺了。

小：不會，黨員們都去開支部大會了。

李：咱們這警惕性可得提高點。（四下張望）

小：沒有關係，這地方挺僻靜，不會有人來。

李：可不能大意，誰的話，小心沒大岔。

（二人並肩而坐）

小：老鄉，如今你是老媽坐飛艇，斗起來了。

李：你別開我玩笑啦，誰不知道咱是臭狗屎一泡，到那兒那兒嫌臭。

小：你看，如今指導員待你跟自己親兄弟一樣，有了錯誤也不處罰鬪爭啦，一個勁的勸說。少微有點

病，開長問短。寫了稿子，親自給你修改，馬上騰報上就登出來了。工作上少微有點成績，馬上就在隊前表揚。

李：不光對我一個人呀，對誰不是這樣呀？

小：我覺得對你特別好。

李：誰的話，武大郎發癩子，過了這一陣子，那股熱勁就過去了。

小：還有，選上了你騰報委員，讀報組長，生產委員會的民運調查組長，一身當了三個幹部，你這會成了咱們『燈塔連』的人物了。

李：（故作不耐煩）老鄉，我算白交了你一場。

小：（莫明其妙）怎麼啦？

李：你怎麼這麼不了解我呀？你想想，這工夫我那兒還有心思搞工作哪，就是給我個司令員，我都不願意當。

小：爲什麼？

李：這工夫我一天到晚光盤算着趕快回家哪。

小：那你爲什麼還表現的那麼積極哪。

李：你這人算鴉巴糊塗，我要了這麼個小故事典你都看不出來！

小：怎麼？

李：你想想，我要是不表現積極點，不叫人家看出來了，我這落後勁，本來人家就疑惑少微露出一點相，到時候準跑不脫。

小：（笑了，得意忘形。）哈哈，老鄉，我真擁你的護，要是諸葛亮活着，我看也得叫你給氣死。

李：（通了小一下）別雞巴曬，小聲點，（立起觀望）老鄉，我告訴你，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吃什麼給他來什麼，只要把握住這個原則，事事不愁不成功。

小：老鄉，你真行，真給咱們冀中人爭光不少。

李：這年頭，人都學鬼啦，處處都得小心，誰的話：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就說指導員吧，明面待我挺好，誰知道他心裏搗什麼鬼哪？

小：你的眼力真強。哎，指導員老找你幹什麼呀！

李：咱們不是正準備開展坦白運動么，指導員幫助我做坦白提綱哪。

小：老鄉，你可別上當，這是八路軍在耍手腕哪，等你把錯誤都講出來了，處罰槍斃就由着人家啦。

李：開頭我也這樣想，我見人家團長政委都坦白了，上級不但沒處罰，團長還升了司令員哪。

小：老鄉，這你怎麼倒糊塗啦，當兵的不能跟當官的比，就是怕咱們不信，幹部們先做個樣給咱們看看，叫咱們不疑惑，八路軍這一套你還看不透。

李：（故作恍然大悟）啊！對了，老鄉，你要不說我可真想不到。差一點上了他們的當。

小：你說指導員爲什麼對你那樣好？

李：爲什麼？

小：那是騙你的口供哪。

李：（想了一會）對，一點都不錯，他絕對沒按好心對待我。

小：老鄉，你沒有把我跟你說的那些話彙了報呀？

李：老鄉，看你說的，我李國瑞再怎麼落後也不能對不起老鄉，再說我彙了報，我的腦袋也別想了。

小：指導員問過你吧？

李：問過好幾回哪，怎麼我也不能說呀！我對他說，談俺們冀中事哪。

小（高興地，拍李肩膀。）老鄉，真不虧是咱們冀中人，够朋友。

李：可說不下，你也是爲了我呀。

小：哎！我夜格黑夜在毛房躑了足足有兩個鐘頭，左等你不來，右等你不來，可把我急壞了，我真想自個開了。

李：看你說的高哪，那你不等我啦。

小：我不等你，早走了，我不能忘記老鄉呀。

李：你過去不是說明年開春再走么？

小：我待不下去了，我們班注意上我了，吳胖子整天跟在我屁股後邊轉，晚上睡覺，待不一會，就摸摸我。

李：老鄉，你連挑皮都不會挑，我告訴你吧，接接我的經驗教訓吧，明面事做模範點，打打飯啦，掃掃地啦，在幹部面前積極點，過去你表現的太壞了，怎麼叫人家不疑惑哪。

小：老鄉，你真比我高明，以後多提醒着我點。

李：那還用說，不能對不起老鄉。哎！別着急，再待待走吧。

小：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真吃不了這苦，成天價出操、上課、站崗、放哨、爬山、跑步、背糧、打

柴，還要種地，連個拉屎，尿泡的工夫都沒有。

李：現在不好走。

小：怎麼不好走？

李：準備反掃蕩哪，崗哨可嚴啦，叫人家抓回來可就沒鬧了。

小：嚴什麼，我也不是收牛，我把我們全班的槍拿走他們也發覺不了。

李：這時節，國特可活鬧哪。地方支隊的哨兵，差一點叫他們打死，走在路上叫那狗日的搞死多冤哪！

小：鷄巴，國特有什麼怕的！

李：你有錢哪，在路上吃什麼？

小：我早準備啦，我們班上有個人有很多錢，偷了，咱們做盤纏。

李：咱們可得搞個通行證。

小：帶不帶的吧。

李：不帶可不行，你忘了我跟你說，在張合莊逃跑啦，就是吃了沒帶通行證的虧了。

小：你放心，有我哪。

李：路上有人問怎麼辦呀？

小：路上有人吓唬他一氣，就過去了，盤問的緊了，給他一槍，咱就走。

李：你這太冒險，怕出岔。

小：那咱們就多走些冤枉路，不過村，這一條路我熟的很。

李：（不語）

小：別猶疑了，下決心吧。

李：叫人家抓回來怎麼辦？

小：他就不會哪。

李：我看不保險。

小：告訴你說，不會就不會，我保證。

李：誰的話：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抓回來，我這腦袋就別要了。

小：操，你這人，怎麼前怕狼後怕虎的！

李：不是怕，我跟你不一樣，你這是第一次開，我已經是第五次了，抓回來你不會怎樣，我可就完了。

小：老鄉，怕事就做不了事，你還沒受够這些窩囊氣呀！

李：（少頃，好像看見了什麼。）咳，有人！

（二人急忙藏起，停了會，小走出。）

小：（鎖靜而自然）誰呀？（無人應）誰？（無人應）不答應我開槍啦。（無人應，下，少頃上）

操！是一棵樹，李國瑞，出來吧，沒有人！

李：吓的我心裏騰騰地。

小：咱們就這麼決定啦？

李：就這麼走呀？

小：咱們可不能空着手走，一不做二不休，一個人再背他兩支槍。

李：（乘機而入）帶槍幹什麼？

小：你不想發財就別帶，到冀中一支槍賣好幾萬，反正我得帶。再把我們副班長那支帶上。

李：（沉思）

小：快吧！別磨菇啦，人家快開完會啦。

李：（沉思）

小：操，你怎麼發起呆來！（看了看李臉色）你莫非還疑惑我是漢奸呀？

李：（生氣地）老鄉，你把我看成什麼人啦？

小：你別氣，老鄉，我故意鬧你哪，我見你老不說話啦。

李：我在想，帶槍賣給誰呀？

小：你別管，我給你賣。

李：（想了會）帶槍過路不好過。

小：不怕，有我哪。

李：你有什麼辦法？

小：咱們晚上過。就這麼吧，天不早啦。（站起要走，李發呆。）走呀？

李：叫敵人抓住了怎麼辦呀？

小：怎麼會叫他抓住哪！

李：萬一抓住了哪？

小：他就不會萬一嗎！

李：我看不保險。

小：唉呀，你這人呀，怎麼這麼麻煩！

李：不是，敵人抓住了要命哪。

小：我保證要不了你的命。

李：到時候你還保證不了你自己哪，你還保我的証。

小：咳呀，咳呀，你這人真鷄巴的糊塗，你放心吧。

李：要命的事，我怎麼能放心？

小：（四處張望了一下，看了看李眼色。）老鄉，你是我的老鄉吧？

李：是呀。

小：你想不想回家呀？

李：想呀！

小：我爲什麼要走還沒開走？

李：爲了等我呀。

小：我對得起你不？

李：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對我的關心。

小：要是這樣，那你就全放心吧，馬上跟我走。

李：不是不憑信你，我是擔心怕碰上鬼子。

小：碰上鬼子有我哪。

李：有你，鬼子也不會給你保險呀。

小：老鄉，我實跟你說吧，你報告了我也怕，抓起來我你也別想活，告訴你，我有關係。

李：什麼關係？

小：你這人怎麼打破砂鍋問到底哪！

李：我這人膽不大，總怕鬧事。

小：保證你一點事不出，全在我身上。

李：不是，那關係是你什麼人，是你親戚呀，還是你朋友呀？

小：告訴你，比親戚朋友可靠多啦。

李：咱們帶的槍是不是也賣給你那關係？

小：嗯，放心吧，什麼困難他都照顧，你要做事，還可以托他找。

李（沉默）

小：快吧。

李：我總有點怕。

小：真雞巴啦，大丈夫男子漢做事要乾脆，就這麼辦啦！在村南窩洞那兒碰頭。

李：行啦。

小：（抓住李雙手）老鄉，我可對得起你。（拍李肩頭）就看你的了。

李：咳，你從那邊走，我從這邊走，省着叫人看見了疑惑咱們。

小：對，動作快點。

李：慢不了。

(二人家家相背而下)

(少頃，馬振榮持槍跑上)

馬：真他媽的見鬼了，明明聽見有人說話。怎麼連個人影都沒有哪？(四處張望，發現前邊有人影)

移動)誰？(推槍)

聲音：我！

(班長持槍上)

班：找到了吧？

馬：沒有。呸。

班：糟啦，准跑啦，你趕快到村北小廟那兒看看去，我告訴指導員去。(二人匆匆下)

——幕下——

第二場——連部、支部大會剛結束。

幕啓：桌上一盞孤燈。指導員坐着出神。

門外傳到了報告聲。

指：進來！（張清合上）

張：（掏出了一疊紙）給你，指導員。

指：（接過）什麼？

張：李國瑞的坦白提綱。

指：他補充了吧？

張：他根據你跟他談了那幾點補充的，特別是革命軍人品質那一部份，寫的可詳細哪。

指：他不怕坦白了受處罰啦？

張：可以說完全不怕了。他親見馮士同坦白了貪污，上級不但沒處罰，還在隊前提出了表揚，馬上

他就放寬了心啦。

指：這會班裏人們對他怎麼樣？

張：都有了很大轉變，班長不管他，也不支使他，一切自己幹在頭裏，反倒開的他挺得意不去說是：

「班長給咱這麼大面子，咱要不自覺着點，太沒有血性啦。」

指：（笑了笑）馬振榮哪？

張：馬振榮有時候實在整不住了，也不斷在背後諷刺幾句。當着他面倒沒有說過什麼，哎！王文中這會也有了相當大轉變，說話也不挑刺了，對黨的成見也小了。

指：那個新戰士怎麼樣呢？

張：好像有塊心病在肚子裏，整天苦眉愁臉，不想吃，不想喝，也不怎麼愛說話了。我跟他個別談了幾回話，也沒有問出個什麼來。

指：明天我跟他談談。李國瑞情緒很好吧？

張：一天比一天高漲啦，不是看報，就是寫牆報，幫助新戰士改稿子，要不就找老鄉宣傳，整天沒有個閒。說什麼：『到我李國瑞出風頭露一鼻子的時候啦』。

指：剛一開始轉變，這是免不了的，咱們以後把他這種個人風頭主義慢慢引到真正爲了革命的正道上來。

張：李國瑞這個人是難教育，他不能從根轉變。

指：不能着急，要耐心吶，過去我就是吃了不耐心的虧啦，幹事恨不得一下就成功。

張：哎，指導員，聽說你要調走，是真的？

指：嗯，命令已經下來了。

張：（戀戀不捨）真是，怎麼就走哪！

指：我也捨不得離開大夥，在一起工作了這麼些年，互相都很了解。可是上級既然決定了，我是一定要服從的。

張：以後李國瑞怎麼辦哪？

指：那還成問題，咱們連上幹部們都整了風啦，將來坦白運動再一開展，李國瑞的轉變一定可以鞏固住，我給連長已經談了，以後他親自負責。你還來幫助他。

張：李小敦還沒有解決哪？以後怎麼辦？

指：李國瑞跟他談了好幾回了。已經有些眉目了，剛才開支部大會的時候，我叫李國瑞又跟他去談了，說不定馬上就可以解決。

張：（擔心地）怎麼黑更半夜叫他倆談哪，李國瑞家庭觀念半點都沒有轉變，再一說，又快反掃蕩呀，他又胆小怕死，鬧不好很大可能跟李小敦一塊逃跑。

指：你放心吧，我叫吳啓祥掌握着哪。

（班長匆匆跑上）

班：指導員，李國瑞沒有來呀？

指：沒有。

班：（擔心）壞了。

張：怎麼啦？

班：準跑啦，我開會回去就不見他了，到九班去找李小敦也不見啦，到村外找了半天，也沒有見。

張：這準是跑啦。

指：（鎮靜地）不會跑。

（馬振榮匆匆跑上）

馬：指導員，糟了！

衆：怎麼啦？

馬：李國瑞跟李小敦開小差了。

指：（半信半疑）真的？

馬：全村都找遍了，連個影子都沒見。

張：指導員，你看怎麼樣，準是跑了。

指：（慌了）怎麼搞的，吳啓祥幹什麼去啦。

（指導員邊說邊下，剛到門口，李國瑞匆匆跑上，衆驚奇）

李：指導員，趕快派人到村南密洞那兒去。

衆：幹什麼？

李：抓李小敦。

衆：怎麼啦？

李：別問了，去晚了就跑啦。

指：三班長，你們趕快去把他抓回來。

（三人匆匆跑下）

指：李國瑞同志，我去告訴連長跟副指導員去，你先等一會。（下）

李：（擦了擦頭上的汗，長出了口氣），哼！叫你們看看我李國瑞一樣能做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坐床上）

（指導員上）

指：李國瑞同志。

李：抓回來了把？

指：連長跟副指導員去處理啦，怎麼回事？

李：（氣憤地）媽咧個皮呀，他那兩眼真瞎了，把我當什麼人看啦，我李國瑞再落後點，也還是一個六七年的八路軍戰士，怎麼也不能跟狗漢奸走一條道呀。

指：完全證明他是漢奸啦！

李：嗯，真把俺們冀中人給丟淨了，想不到他真是個民族敗類。

指：你怎麼看出來的？

李：開頭他還變着法試探我是不是都給你彙了報啦，我少微給他耍了個故事典，就瞞過去了。他一提出叫我馬上逃跑，我可真有點抓瞎，半點口供還沒有套出來哪。怎麼辦哪！後來他說地槍逃跑，我就找到機會了，我說『帶槍不好過路』。他說『晚上過』。我說：『怕碰到敵人。』他說：『不怕，過路有關係』。指導員：『這一下我可抓住狗日的蛋根子啦，緊逼了他一步，問他什麼關係，他死也不說了，我心眼就明白了唄。指導員，你別看我日常那麼落後，可我心裏有底，那漢奸話跟那落後話基本上就不同着哪。』

指：（半晌無語，感動地）李國瑞同志，過去我完全錯看了你。

李：我覺着這個任務完成的太不漂亮了，沒有把你指示的那幾點完全從他嘴裏套出來。

指：那不關什麼緊要，這些材料就完全可以證明他是個漢奸了，李國瑞同志，你這個任務，現在完全勝利的完成了，在這次工作裏邊，證明了你的革命立場是堅定的，對革命是忠實的，真不愧是一個革命戰士。

李：指導員，這可不算什麼，別說是這麼個臭老鄉，就是我親爹當了漢奸，也一樣不客氣。

指：明天一定要在隊前表揚你，號召大夥學習你這種精神。事情搞清楚了，還要獎勵你哪。

李：指導員，我爲革命應該這樣做，獎勵我幹什麼呀？

指：這是你給咱們連立了一個很大功勞，比打一個勝仗的勝利不小啊。把李小敦搞掉了，咱們連就更鞏固了，當然要獎勵你啦。

李：（注視了一會指導員，低下了頭。）

指：你還有話說嗎？

李：（慢慢抬起了頭。）指導員，你說我李國瑞能不能進步呀？

指：你近些天就挺好呀，只要你有決心堅持下去，你進步一定慢不了。

李：我覺着鞏固不了，進步幾天還得落後下去。

指：爲什麼呀？

李：因爲沒有扎下根，不牢靠。

指：你說怎麼樣才能扎下根呀？

李：（爲難地，欲說又嚥了下去。）

指：告訴你，只要你一天一天的進步下去，它就扎下根啦。

李：那也不會。

指：爲什麼？（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哦，我記得過去你跟我說，你要進步只有一個辦法，你說說，是怎麼個辦法呀？

李：（停了會，勇敢地抬起了頭）我要想澈底的進步，只有加入共產黨。（不好意思，低下了頭。）
指：（出乎意料地）爲什麼？

李：你看咱們連上的英雄模範，積極份子，那一個不是黨員呀，像我這個，光有肉體生命，沒有政治生命，得不到黨的直接教育和幫助，再怎麼樣也難以進步。

指：咱們八路軍是共產黨的黨軍，每一個戰士，黨都不把他當外人看，和對黨員同樣看待，一樣的幫助教育。

李：怎麼一樣也是隔着一層哪。

指：只要你下定決心，你一定可以鞏固住你今天的進步。

李：你說我能不能加入黨呀？

指：當然能呀！黨也不是關門主義，只是你進步的具備了共產黨員條件，黨自然就吸收你啦。

李：你告訴我那些條件還不夠呀？

指：共產黨員最基本的一個條件，就是要有爲黨爲革命犧牲的決心。當一個戰士，戰鬥上一定要非常勇敢，這一點你自己怎麼樣？

李：（不好意思地）不行，戰鬥上草蛋，不夠勇敢。

指：這就不行，一個共產黨員是爲共產主義社會實現而奮鬥到底的，但是不流血犧牲，共產主義社會是實現不了的，你看看咱們連上那一個黨員不是在戰鬥上一個賽一個，衝鋒在最前邊的那一個不是黨員哪？

李：指導員，那我以後保證先向戰鬥方面突擊。

指：你爲什麼戰鬥上不勇敢哪？

李：怕打死了回不了家。

指：我問你，家庭觀念能不能克服掉呀。

李：（爲難）家庭觀念這玩意兒……

指：（笑了）克服不掉，是不是？

李：你再往下說吧。

指：同志！克服不掉家庭觀念，你戰鬥上是不會勇敢的，你想想，整天擔心着怕打死了回不了家，那還能勇敢呀？

李：你再說別的條吧。

指：共產黨是爲勞苦大眾謀利益求解放的黨，做一個黨員，應該處處關心羣衆利益，愛護羣衆，就是一個八路軍戰士，也必須要遵守執行的，你這一方面怎麼樣呀？

李：草蛋唄！大紀律不犯，小紀律家常便飯。

指：一個黨員不保護羣衆利益，還破壞羣衆利益，這就不行。

李：那沒問題，我一定以後堅決克服。

指：黨員要服從組織，一切要經過組織，有意見絕對不准在背後亂講，你做的怎麼樣？

李：哼，誰不知道我是全團頂頂大名的怪話老祖宗。

指：爲什麼更講哪？

李：爲了嘴痛快痛快。

指：這是非常不好的，壞份子愛找你做對象，就是因爲你愛講怪話，不按組織提意見，這是組織觀念不強。咱們八路軍是民主的，歡迎大家多多提供意見，這一點過去我做的非常不夠，大家提了意見也不很好考慮，意見提的多了，就把大家批評一頓，所以使大家不斷的講怪話。以後你就放心大膽提吧，我保證克服過去錯誤，一定誠心誠意的多多聽取大家意見。

李：指導員，你也放心吧，我也向你保證，以後半句怪話都不講。

指：只要你能把我說的這幾條都做到了，以後下定決心進步，你一定可以成爲一個共產黨員。怎麼樣，有沒有決心呀？

李：（猶疑地）決心是有，不過……

指：家庭觀念去不掉，是不是？

李：不是，指導員，你想想，我離開家已經六七年了，一點訊也摸不着，家裏人也不知道死活，我回了家還是一樣幹革命工作呀，再一說志願義務兵有規定，三年期滿就可以退伍回家，我已經革命了六七年了。

指：咱們革命了這六七年爲什麼呀？

李：爲了把日本打出中國去呀。

指：日本打出去沒有呀？

李：沒有呀。

指：還打不打？

李：當然打了，誰的話，打走了鬼子才能享太平。

指：誰來打呀？

李：中央軍是不頂啦，全靠咱們八路軍新四軍。

指：要是八路軍新四軍戰士都退了伍，還怎麼打日本呀？

李：那怎麼會哪。

指：不會？

李：絕對不會。

指：（用手一指）你不就是一個。

李：（想了半天，鑿出一句話來）我這是個別的。

指：同志，我告訴你，不趕快克服掉家庭觀念，你是很難進步的。進不了步，就不可能加入黨。再說現在日本還沒有打走哪，回了家也過不了安生日子。小夥子，六七年都渡過來了，還不能堅持到底呀，再咬咬牙，鼓把子勁，一定要堅持到底。

李（沉思了一會）指導員，我再好好想一想。

指：對！哎，李國瑞同志，我工作調動了，你知道了吧？

李：（大吃一驚）啊，你要走呀？

指：嗯，調動行唐支隊工作，再待三四天就走了。

李：（笑了）哈，你準是哄我哪。

指：真的，命令都下來了。

（走至床邊拿出了一條手巾，幾塊肥皂，兩塊白布。）

指：我送給你點禮物，留個紀念。你不是一到冬天就凍腳呀，這兩塊布給你做包脚布。拿住吧，別客氣。

李：（慢慢接過了東西，兩眼注視着指導員，不一會，他淚奪眶而出，難過到極點，半天蹦出一句話來，）指導員，你不走不行呀！

指：這沒有什麼，支隊離咱們這兒也很近，可以常見面。

李：指導員，我才學着有了依靠，你這一走，我怎麼辦哪？

指：同志，可別這麼想，我要不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了整風，也絕克服不了過去的缺點，克服不了軍閥殘餘，幫助你的進步，那就談不上了。所以你应该認識清，你今天的進步轉變，是黨的功勞，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李：那我以後怎麼辦哪？

指：你記住我一句話，跟着共產黨，那你就永遠有依靠，離開了黨，那就失掉了依靠。

李：指導員，你放心吧，我李國瑞誓死也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前進。（停了停）指導員，我也知道留不住你，可是總有一種革命的部落觀念，捨不得離開你。

指：以後咱們還常見面哪。

李：指導員，我希望你永遠也別忘了我。

指：你放心吧，多年的老同志啦，可忘不了。

李：（沉默了會）指導員，我想了又想，也沒有什麼好東西送你。這麼着吧，將後來你在報上看我李國瑞好消息吧。

指：對，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爭取做一個共產黨員的。

（門外報告聲傳來）

指：進來：

（班長上）

班：指導員，李小敦抓回來了，連長跟特派員正問他哪；他承認了是敵人憲兵隊派來的，帶的任務，是組織拖槍逃跑，調查咱們連的裝備。特派員說，先把他帶回團部，明天要開展一個反特務鬥爭。

指：好！我去看看。李國瑞同志，我沒有別的話說了，希望你在這次坦白運動中，一定要爭取做一個坦白模範。

李：行啦，我一定回答你這種指示。班長，你以後要多多幫助我。

班：只要你下定決心，永遠進步下去，我保證動員咱們全班人都幫助你。

李：（激動地）行！指導員，班長，咱們騎着毛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幕下——

第五幕

經過了幾次動員，正式坦白開始了。

幕啓：屋內，新戰士有病，躺在炕上呻吟，屋後正在開坦白示範大會，可聽見講話聲音。

新：（大翻了個身）唉呀！整死我了……我倒是坦白不坦白呀……（又翻了個身）唉呀！叫我怎麼是個好呀！（急的用手抓炕）

（班長提水上）

班：（倒水）喝水吧！

新：嗯！班長，你給連部提個意見吧。

班：什麼事？你說吧。

新：叫大夥別老來看我，幹部們走了，同志們又來了，整天不斷人，鬧得我可過意不去哪，我有什麼功勞呀，值得這樣呀！

班：這沒有什麼，我給你滾個雞蛋喝吧？

新：不喝。

班：連長叫我問你想吃什麼，好告訴伙房做去。

新：什麼也不想吃。

班：指導員也講了，想吃什麼就說話，這兒買不到，派人到下邊買去，千萬別叫身子骨受制。

新：（難過已極）班長，叫我說什麼好呀！

班：怎麼啦，誰說你什麼來？

新：（半天纔出一句話來）大夥待我太好啦。

班：可別這麼想，咱們同志就是親兄弟，鬧病了還不應該照顧呀！

新：班長，我這病……

班：別亂思想啦，靜靜養着吧，李國瑞正坦白哪，我參加會去啦。

新：（想不到地）啊！李國瑞坦白哪！

班：嗯！坦白的可徹底哪，什麼丟人落後事都講啦。

新：他幹過反對共產黨事吧？

班：雖說不是有意幹的，可也起了那樣作用啦。就是過去有意反對過共產黨八路軍，只要能徹底坦

白，堅決穿服，絕不會受到處罰，政委那一天動員會不是給咱們保證啦。

新：（低頭不語）

班：水在這兒哪，渴了爬起來喝，（替他蓋了蓋被）別亂蹬扯，小心着了冷，要什麼東西喊房東一

聲，叫他去喊咱們人去。

新：嗯！你快去開會吧。

（班長下）

新：（沉思了一會，難過地）我要是不坦白，真對不起上級同志們。

（台後傳來了李國瑞聲音）

李聲：（聲音很大）我最後一點，我是永遠跟着共產黨，不打走鬼子堅決不回家，誰敢應我的戰。

(新戰士猛的坐起傾聽，台後應戰聲釀成一片。)

聲音：我應你的戰！

聲音：你敢挑誰還不敢應。

聲音：咱們不光說，實際當中看吧。

聲音：我是堅決不回家。

新：(激動的跳下炕來)我也得應你李國瑞戰去。(走至門口，幾乎跌倒，扶住門框)(台後傳來了

口號聲。)

口號聲：學習李國瑞坦白精神！

永遠跟着共產黨！

不打走鬼子不回家！

堅決抗戰到底！

(會結束了，人聲，歌聲攪成一團。)

(班長，張清合，馬振榮，王文中陸續登場。)

班：(見新戰士)你怎麼下來了？

新：李國瑞敢挑戰，我得應去。

張：李國瑞一會就回來了，快躺下吧！

班：對，快躺下吧，着了涼，病更厲害啦。

(二人扶新戰士躺下)

張：你想吃什麼就說話，別叫身子骨受委屈！

新：什麼也不想吃。

王：（向新戰士，興奮地。）今天大會開的真熱烈，我參加部隊好幾年，這還是第一次哪！

張：不光是烽火熱鬧，意義還深刻哪！

王：（問新戰士）你怎麼樣，好點吧？

新：輕點。

班：我今天思想上受了很大刺激。

馬：要是早開展這麼個坦白運動，省多少事呀。

（到炕邊慰問新戰士）

班：李國瑞這一砲打的真是響。

王：可以說震動了太行山。

張：以後咱們可不能再叫李國瑞下山頭固到底一啦。

王：這一下變成一李國瑞上山頭固回頭一啦。

馬：真是太陽從西邊出來啦。

王：我給你們學學李國瑞那股勁吧（走在桌後，學李在大會上坦白。）『我坦白完啦，最後再說一句

話，過去我說志願義務兵期滿堅決退伍回家，我思摸了一個多月，過去那個王指導員也給我談了好幾回，連長也跟我講，同志們也給我提了很多意見，現在我從夢裏邊醒過來了，思想搞通了，人生觀也確定了，完全了解啦，我的義務是打日本，日本這會還沒打出去，我的義務也就是沒盡

到頭，我當着大家夥宣誓，永遠跟着共產黨，不打走鬼子堅決不回家，誰敢跟我應戰？」

新：（已經聽的出神，猛地坐起）我應你的戰。

衆：（笑）

張：你真病胡塗了。

馬：那是王文中，不是李國瑞，他學他哪。

新：我一聽說李國瑞挑了戰了，我心裏就攪了股子勁，不敢應別人戰吧，李國瑞我可不服。

馬：不光你不服，你沒見剛才大夥那勁頭哪，他一提出挑戰，嗖嗖真跟機槍掃射一樣，人們全跳起來應了戰了。

班：比部河戰鬪衝鋒那勁頭不在以下。

新：伙房和便衣班應戰了吧？

王：應啦。

張：開會叫伙房參加，他們還說參加不參加還不是過去那一套，把毛主席搬來也說不服我們這羣隊思想，不讓回空那算是不行。

班：結果李國瑞一挑戰，小夥子一個個跟小老虎一樣，捲了捲袖子，掠了掠胳膊，一跳兩尺多高，說什麼「你李國瑞敢挑戰，我們炊事班，自認落後頑固，是坦白運動中死角，可怎麼也不能比你再落後，你敢挑，我們還不敢應，咱們不光說，還要做哪」。

馬：怎麼沒見伙房老王哪？

王：老王留在家做飯哪。

班：他正鬧着要退伍哪，前天司務長跟他說了整整有三個鐘頭，也沒說服，可堅決哪，說什麼『不讓回家，咱們到軍區打官司去』，這個會他沒有參加，可是個損失。

王：前天開動員大會，李國瑞向趙春合挑戰，他就是不應戰，下來我問他爲什麼，他說：『別看李國瑞說的那麼好聽，我不聽他那一套』，今天李國瑞話還沒說完哪，他頭一個就竄出來啦，說什麼，『我不敢向寇善卿看齊吧，我還能在你面前丟人哪，別說不打走鬼子不回家，你說吧，你說到那兒，我就能做到那兒。』

馬：我跟你們學學寇善卿吧。他正含着烟袋抽烟哪，沒等李國瑞把日本鬼的『鬼』字說出來，嗖的一聲站起來說，差一點把天給通個去窟窿，趕得也巧，那槍背帶正把他烟袋給掛住了，烟灑了一地，嘴也掛破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站起來就講話。

王：明蔭成那頑固堡壘，他們班上集中火力攻了好幾天，都沒攻垮，叫李國瑞一砲給棒垮啦。

張：黃紹武可不服哪，說什麼『咱們可也是落後份子，跟李國瑞賽一賽，那是不成問題，他能轉變，咱們就能轉變。』

班：這是明擺着的道理，落後人們見李國瑞轉變啦，也就促使他下決心轉變，比李國瑞強的誰甘心落在他後邊呀！

馬：我真不了解，那麼多口號不喊，單單喊向李國瑞學習，向他學習什麼？剛剛轉變了，鞏固住，鞏固不住還成問題哪！也不是我自高自大，我不進步也比他強，他還應該向我來學習哪。

張：你這意見根本就不對，完全是主觀主義，自高自大，三風不正。

馬：你說我怎麼不對呀？咱們都向他學習，那就都犯紀律吧，都打仗裝病吧，都講怪話吧。

王：別解釋了，你就是一貫自高自大，風頭。實對你說吧，你不加油一樣落在李國瑞後邊，你也不是高在天上，李國瑞也不是低在地下，就是你在天上，還有上天梯哪。

班：馬振榮，你這就是自高自大，向李國瑞學習，不是叫你向他落後學習，你要好好看看人家進步一面，過去人家那麼落後，今天下決心改正錯誤，這一點你就應該向人家學習。比方說，過去他是堅決回家，現在是堅決不回家，這改正錯誤決心和勇氣，大夥不應該向人家學習呀？

王：常言道得好「知過改過不爲錯」，過去有滔天大罪，今天有決心改，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咱們坦白運動就是爲了認識錯誤，再去克服掉，咱們全連要都像李國瑞這改正錯誤決心和勇氣，別說一個日本，我看十個日本也早打出去了。

馬：你們大夥公平說句話吧，我夜格那個示範坦白怎麼樣，什麼丟人顯眼的事沒有講出來呀？比李國瑞那精神好不好？

張：你怎麼跟他比呀？

馬：我怎麼不能跟他比哪？

王：你就是不應該跟他比，我跟你打個比方吧。你好比一個大人。李國瑞好比一個剛學會爬的小孩，你跑幾十里地不是什麼稀奇，今天李國瑞能站起來走道哪，這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馬：這會你怎麼說我也不能服，以後他真正改了，那我情願認輸。

王：那咱以後看吧。

馬：以後看吧，好不了三天！

張：馬振榮，你還記得咱們跟王指導員鬭爭那事吧，指導員說他一定能轉變，你一口咬定不能轉變，

這工夫，李國瑞轉變了，你反說鞏固不住，我說你也太主觀主義啦。

馬：對，我主觀主義，咱們以後看誰是主觀主義。

王：馬振榮，你自己也好好反省反省吧，別老認自己對。

張：馬振榮，你就不對，什麼都是變的，就拿咱們大隊這勁頭說吧，過去出公差勤務，派還要講錢，推推諉諉不想去，這工夫一聽說出差都搶着去，這自覺性全是坦白運動的作用，我看清啦，就是一塊大石頭在坦白運動當中也能把他坦白軟。

甄：過去我們幹部們，多多少少愛擺點架子，幹事總是愛指使人，這工夫也完全改啦，無論連長、指導員、排長，那個不是以身作則幹在先呀。

王：很多事跟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提個意見，真像把針扔在大海裏一樣，沒影沒信，這時候意見提上去，馬上就答覆，正確就執行，不正確給你解釋的一清二白，心服口服。給你舉個例子說吧，關於吃飯問題，過去提意見不理，完全由行政上決定，意見提的緊了，說你是極端民主化，當頭一棒，就把你給打回來了，這時候什麼問題不是照顧着大家，吃軟飯吃硬飯還要讓大家表決哪。

張：二排長，過去說，不怕你們鬧極端民主化，我非用軍閥派制制你們不行，病號跑不動步，用人推着跑，還得比大夥多跑幾圈。坦白運動一開展二排長馬上跟大夥承認了錯誤，這工夫對咱們那態度，真是再好點吧！

甄：那一天我在街上走道，連長問我爲什麼不穿襪子，我說沒有了，馬上叫我到連部，把他自己襪子給了我一雙，我這一鬧病，不論幹部同志們不斷看我，問長問短，惟恐我受了委屈，憑良心說，我在家親生父母頂多也不過這樣。

王：別說這衣食住行了，連拉屎尿尿，上級都給說到啦，那天點名，連長不是講，叫咱們天冷了多穿幾件衣裳，晚上睡覺蓋好被子，別着了涼，解手一定要披好衣裳，出汗工夫，別亂摘帽子，小心鬧感冒。

班：這都是兩方面轉變，現在大夥那自覺性，自動性，和過去也大不一樣了，上級一說，不用再講第二回，馬上就完成。

王：坦白運動以來，犯紀律現象，講怪話現象，反抗上級現象，可以說基本上消滅了。

張：你說也是怪，過去緊說慢說，又是罵又是訓，怎麼也不改，一坦白，幹部們一回脾氣也沒發，一回態度也沒壞，大夥都這麼聽話。

班：人們都順心了，什麼都好辦。

王：這就是思想問題麼，一坦白思想搞通了，都從心眼裏了解啦，那麻煩事當然就少啦。

張：毛主席人家怎麼想的。這整風藥真比丹還靈驗。真是吃一個，好一個，吃一個，好一個。

新：班長，我向你保證，這工夫就是打着叫我回家，我也不回去啦。

馬：大家夥的轉變，那是不成問題的，可是李國瑞怎麼着也轉變不了，我早給他下了結論啦。

張：同志！你再想一想，過去王指導員分配李國瑞了解李小敦的工夫，咱們都以爲他一定會跟李小敦一塊逃跑，結果，人家不但沒跑，還勝利的完成了任務，那一回就證明了我們看人過於死啦，多少有點主觀主義，難道你還不覺悟？

班：李國瑞決心是下了，轉變好，轉變壞，我們大夥都有責任，你要不是在八路軍裏邊，沒有黨，沒有上級，和同志們幫助教育，你也不會有今天。

王：班長意見，我完全同意，誰要是離開黨，離開大家，他就一定不能進步？

（李國瑞仰着頭，挺着胸，笑容滿面走上）

王：（見李）嘿，我們正討論你哪。

李：（玩笑地）討論我幹什麼，怕我開了小差是不是呀？（衆笑）

班：李國瑞有血性，有志氣。

張：真替咱們班爭光。

王：不愧是一個老革命。

（同時地）

馬：（風涼話）李國瑞，出風頭啦。

新：（掙扎坐起拉住了李國瑞）李國瑞，我跟你戰了，你提什麼條件我都敢應。

李：行，咱們就戰一戰吧！

新：班長，我坦白一段。

班：別着急，病好了再說吧。

衆：對啦，病好了再說吧。

新：我實對你們說吧，我這病就是怕坦白整病的。

衆：（頗爲驚奇）啊！怎麼回事呀？

新：（注視了大家半天，低下了頭。）我是個國特。

衆：（出乎意外）啊，你是國特！

新：嘿！

班：你怎麼參加的？

新：我在村裏是抗先隊長，後來鬼子在我們村修上了砲樓。村裏一個人跟我說：『你要參加國民黨，要不報告了日本人，說你是幹部槍斃了你。』我怕，就答應了，他給我的任務，叫我破壞公糧，領着鬼子燒幹部們房子，調查村裏的共產黨員，我一樣都沒給他們做，他又對我說：『限你十天一律完成，要不就活埋了你。』

衆：你都完成啦？

新：沒有，沒到十天砲樓就拿下來了。我們村開展反國特鬥爭，號召特務們坦白，我怕坦白了受處罰，就參加了。

班：你跟他們還有關係吧！

新：早沒有啦。

王：你真能欺騙人，我就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新：一提出坦白運動，我心裏就盤算上了，真是吃不下，喝不下，睡覺做夢也忘不了，總覺着別人知道了一樣，最後我咬了咬牙，下了個決心，堅決不坦白，話在心裏哪，誰還能掏出來？真想不到這回叫李國瑞給掏出來了。

李：（不解地）怎麼叫我掏出來啦？

新：我聽說你坦白了，還跟大家夥挑了戰，我心眼就是不服氣，過去你那麼多錯誤，都有決心克服，我怎麼也不能落在你後邊。班長，我向你保證，以後我的工作，學習，戰鬥，生產，不論那一樣，要是落在了李國瑞的後邊，我頭朝下見你們。

李：好，你真沾。你是一個新戰士認識就這樣強，這麼大個問題都敢坦白，比我這精神不在以下。

班：（向新）你這坦白精神很好，我們大夥都應該向你學習，你這是個政治問題，今天能坦白了，真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一會我去告訴指導員，一定會在前表揚你。

馬：你這坦白精神是非常好的，我看比李國瑞都強。（李看了馬一眼，很高興。）別難受啦，相信黨的寬大政策，絕不會處罰你，放寬心吧。

新：我這會一點都不難受，覺得可舒坦哪，好像心裏去掉了一塊大石頭一樣。

張：你還應該繼續再挖一挖，把心裏一點一滴的髒東西都挖出來。咱們這坦白運動才是個開始，這兩天叫示範坦白會，叫咱們學習人家這坦白精神和坦白方式方法，明後天咱們就要分班排進行坦白了。你就放心大膽講吧，就是過去殺過人放過火，只要是澈底坦白了，保證克服，上級不但不處罰，還要表揚哪。

新：對，我一定要在這一回坦白運動裏邊爭取做一個模範。

王：這麼着吧，我給你挑個戰吧，條件只有兩條：第一條，坦白要澈底，半點也不剩。第二條，堅決在實際鬥爭中克服，說到那兒，做到那兒，你敢不敢應戰？

新：敢！

張：我也參加一個。

馬：我也算一個。

班：這麼着吧，我看這兩個條件就算成是咱們全班的條件吧？

衆：對，贊成。咱們賽咧。

馬：咱們看一看誰是模範，誰是麻煩？

張：（向新）快躺下吧，趕快把病養好了，就好辦啦。

衆：對，快躺下吧。（扶新戰士躺下）

王：李國瑞，這半天你幹什麼去來？

李：（很神氣地）政委找我談了半天話，狠狠地鼓勵了我一頓，開的我挺不好意思的。

張：李國瑞，可不能垮了台呀，上級對你抱着非常大的希望哪。

李：可不能垮台。你們放心吧，上級這樣看得起咱，咱不能那麼沒有出息。唉！同志們，你們對我剛才那個坦白還有些什麼意見？那些點坦白的不徹底？那些點還沒有說進去？你們就不客氣的給我指出來吧，我絕對接受，半點都不解釋，誰提的多，誰就是最關心我。

衆：沒有意見，你坦白的很徹底。

馬：李國瑞，我先告訴你，你別自高自大，要不是王指導員那麼耐心說服教育你，跟大家夥熱心的幫助你，你不會有今天這樣的進步。

李：這我了解，我下輩子也忘不了王指導員對我的教育。

王：李國瑞，我看你把你轉變的經驗談談吧，也好幫助幫助我。

李：說起來話就長啦。先前上級跟大夥對我那態度，可使我悲觀失望哪，別說你們以爲我這輩子完蛋啦，就連我自己也覺着這輩子沒有指望啦，永遠是一個落後份子啦，怎麼也沒有鬧啦，自打王指導員從分區整風回來，連着給我談了幾回話，真使我機開了烏雲見了青天啦！又大膽的分配了我很多工作，一傢伙把我那積極勁頭給鼓起來了，好像是有東西催着我一樣，不前進就不行。後來

又發覺李小敦是個漢奸，可把我吓了一傢伙，我一貫主張，六七年的老革命啦，誓死也不能當漢奸，可他媽的也怪，這漢奸們就專找我當對象，我心想，要是這麼老落後下去，非跟漢奸走了一條道不行。再一方面，我見別人這個當上了英雄，那一個選上了模範，給我刺激可大哪，心想，我站起來，不比人矮，躺下不比人短，我就不能當個英雄模範呀？這坦白運動一開展，就更順了我這進步的勁啦。

張：你這坦白是怎麼變化的？

李：變化可大哪，一開頭指導員叫我坦白，可抓瞎哪，坦白什麼呀？上了坦白課，指導員把他那整風經驗給我介紹了一下，心裏才有了底，連長又給指示了幾方面，就更有準星了，馬上就寫坦白提綱，一傢伙就寫了三四十張，又怕到大會上說漏了，叫別人再給提出來，坦白還落個不坦白，那可就没鬧啦，我就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廣泛徵求大夥意見，一天找人談話不下五六個。

王：一開始你就有決心呀？

李：開頭我可怕哪，怕坦白出來了，上級給我來個馬後砲，再處罰一頓，後來見馮士同坦白了貪污的事，上級不但沒處罰，還獎勵了一頓，我也不怕啦。再一看那坦白提綱上那麼多丟人顯醜的事，心裏可害羞哪，怎麼有臉在大夥面前說呀？兩副連長打了第一砲，幹部們都不怕，我怕什麼呀，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就全坦白了。

新：你這會心眼裏是不是也非常痛快呀？

李：哈，哈，這個痛快勁，就說不出來，打個比方吧，就是上級給我娶個仙女作媳婦，也沒有這麼痛快。（衆笑）過去事不提啦，從現在起，重打鐵鼓，另開張，決心要做一位新的李國瑞，努力奮

團，堅決向寇善卿看齊！

班：（激動地）李國瑞我在你面前坦白承認錯誤，過去我對你的管理教育，那叫軍閥殘餘。不願意接近你，見了你就討厭，光埋怨你不進步，頑固不化，採取諷刺打擊的方式，對於進步的同志，就特別樂意接近，他說的話也特別樂意聽，有了錯誤，也能原諒他們。調走那個王指導員批評了我好幾回，也沒有使我服，你這一轉變，使我完全了解了，過去我是沒有羣衆觀點，以後一定要多耐心說服教育差一點的同志，使他們跟大夥一塊進步。

王：李國瑞，我一定向你看齊，過去我跟你那落後勁也沒有兩樣，你是個明面上落後份子，我是個暗地的落後份子，表面上我表現的很正確，暗地裏我一個勁講黨和上級的怪話，專找黨員們的岔，比方對馬振榮吧，他差一個字眼我都不放過，當場就給他個下不了台，現在我當着大家聲明，以後一定接受你們黨員們對我的教育，我不但向李國瑞看齊。還要向你們黨員們看齊。

班：對！好樣的！

張：我一定耐心的幫助你。

馬：李國瑞，我對你那態度也反省了十幾天，我覺着這是兩方面的錯誤，一個巴掌絕對拍不響。我這方面，不應該諷刺你，打擊你，彙報擴大你的錯誤，總想壓你一頭，這些缺點，連長，指導員，班長都給了我批評，我堅決克服，在你那一方面，我說你就不應該一貫落後，你想想，我馬振榮跟你李國瑞，一沒冤，二沒有仇，你要是非常進步，我再也不那樣對待你，現在你轉變了，上級號召大夥向你學習哪，我坦白的說，根據你過去那行高行低的情緒，我堅決的說，你改不了，彙

團不住。

李：（激動地）馬振榮，這麼着，我當着大夥發言，我要是改不了，我是他媽的皮關女養的！

（衆驚不住笑了）

李：（難爲情地）當然這麼說還是一種農民封建意識啦。不過我也不知道怎樣說好啦，一句話，堅克服。

（趙春合、黃紹武嚷叫着上。）

衆：哈！趙春合，黃紹武來啦

趙：李國瑞，我代表黃紹武我們倆，堅決應你的戰，不光是向你看齊，還要堅決跑在你前邊。

黃：過去俺們倆跟你，那是「柳深穿魚，一串貫」，誰也別笑話誰，全是落後份子。這工夫你轉變了，還跟全連提出了掛戰，俺們也不能他孬的落後一輩子呀！

趙：過去我們倆在戰場上自認是草窩貨，這麼着吧，今天我們不但要應你的戰，還要排你的戰。咱們戰場上戰一戰吧。

（伙伙老王大喊着匆匆跑上，滿手沾着白面）

老：李國瑞，算我瞎了眼啦，錯看了你，小夥子有志氣，有出息，八路軍的小米沒有白叫你吃了。你還記着吧，你裝病的工夫，我跟你提出了挑戰，你說不值得忘我的戰，真想不到你今天敢向全連提出了掛戰。我正查着哪，百長跟我一說，我那勁頭就上來了，把面一扔，手也沒顧上擦，不管三七二十一，撒腿就是一個勁，一步併作兩步，緊跑慢跑，跑到了會場，一看會場巴散了。我又趕着到這兒來，本來我是堅決要退伍回家，現在我是堅決的應你的戰，你不是提出不打走鬼子不回家嘛，我這條條件比你那還高一等，一方面應你的戰，一方面還要搶帶着挑你的戰，我是不

到共產主義社會出現堅決不回家，你說吧，敢不敢應吧？

李：行啦，條件再高點也敢應。

黃：咱們不光說戰場上見吧，你戰過了俺們，俺們向你看齊，你要是輸給了俺們，你還得向俺們看齊哪。

李：對，咱們戰場上見吧，只要我李國瑞不做光榮犧牲，我保證要繳到槍。

——幕下——

尾聲

戰鬥在敵後之敵後，正定西澗村伏擊殲滅戰。

幕啓：黃昏，土丘，樹林。

遠處不時傳來槍聲，火叻聲。

撤退號吹響了，戰士們陸續撤了下來。

張清合，班長，新戰士三人走上。

班：（胳膊受傷了，用皮帶挎着，背大槍三支。）怎麼沒有人呀！說是在這兒集合嘛？

新：（背大槍兩支，擔心地。）別是走錯道了吧？

張：不會，（登土丘張望）等一等吧，後邊有人來了。

（張清合在土丘上瞭望着，班長新戰士坐地休息。）

班：咱們這燈塔連又在正定西澗村照亮啦。

張：八十多個鬼子沒有完全消滅，就是個不痛快。

新：才跑了十一個。

班：三挺機槍，一半不能用了，要是再有一挺掩護衛一下，保證叫那十二個也見了閻老五。

新：這就夠他丟醜啦，咱們六十多號人，對他八十多號，這還是鬼子的家哪，末了連屍首都沒有弄走。

張：真怪，打了足足有四個多鐘頭，敵人就不敢增援。

新：這地方離鐵路才十二里地，四面八方又都是砲樓，開頭我真有點心跳。

張：砲樓那還不是個擺式，惹着咱們一點，說拿就拿了他啦，臭治安軍，警備隊，打他們還不是手到

擒來。

新：班長，你那傷口還疼吧？

班：沒關係，打仗就不怕流血。

張：哈，九班副，又繳了槍啦。

（馬振榮身肩大槍三枝，腰裏掖着一條駁壳槍）

新：當上了幹部，槍也繳多啦。

馬：嗯，今天手榴彈我算打過癩啦。

新：這槍全是你一個人繳的？

馬：不算多，兩條三八式，一條卜克槍。

張：小夥子不行。

馬：下戰場不空手，一貫的口號啦。

張：李國瑞的話，說你腳小，你還要扶着牆根走。

馬：這也不是吹牛，我可以給你算一算，伏流，上碑，邵河，賈南莊，西辛莊，有名的五月溝圍戰

圍，咱是輕傷不下火綫，消滅了敵人火力點，還繳了一支三八式，奪了九回砲樓，也沒有空過手，今年一年算起來，什麼銅盔，手錶，軍毯，偽鈔，水壺，飯包，鐵銑，洋鎚，這些全不算在

內，光繳槍，長短槍一年繳了十四支槍，你可以給我指出來，那一回我下戰場空過手呀！

張：我們也沒有空手呀！

新：我跟張清合一個人繳了一支，我們班長繳了兩支。

張：我們班長，一衝上去就按倒兩個鬼子，自己槍發生了故障，奪了鬼子一條槍又衝上去了。

馬：（見三班長傷處）三班長，你怎麼出的花？

班：我順着汽車路衝了一截子，覺着胳膊上熱刺刺地，一看，血都浸透衣裳啦。

新：排長叫班長下去，班長掂了掂胳膊說，「不礙事，還能打槍，能打槍就能消滅敵人」，又衝上去啦。

班：你見我們班王文中來吧？

馬：他沒有跟着你們？

張：衝到了汽路上，就散開了，我見他追着個鬼子死不放鬆追上去，後來一直沒有見到他。

班：別是有什麼好歹吧。坦白運動一結束，他就跟我說，坦白是坦白了，人生觀也確定了，堅決爲革命奮鬥到底，一定要跑在李國瑞前邊，戰鬥上見吧。

馬：不會，我在那個墳頭那兒，還見他來，他打死了敵人一個小隊長，繳了一把指揮刀，還叫我看了看。

張：那是誰呀，擰那麼多槍。

（伙伙老王擰着七八條大槍，汗流滿面上。）

新：哈！是老王呀！

衆：唉呀，你怎麼弄的這麼多槍呀？

馬：你沒有槍也衝上去啦？

張：趕快摘下來吧，壓壞了吧？

老：（擦了擦汗）這一仗真是古今少有。

新：你怎麼繳的這麼多槍呀？

老：不少吧？

馬：敢情不少，老王有希望當戰鬥英雄啦。

老：哈！哈！『老媽抱孩子，全是人家的』。

張：怎麼回事呀。

老：隊伍往上一衝，我也就跟上去了，別人繳了槍，我就要過來了，要不揸着好幾條槍，怎麼能追趕

衝鋒呀！

張：老王，你這見解還挺高哪。

老：可說不上，能幹什麼就幹什麼唄，常說的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唄，咱不能衝鋒陷陣吧，幹這工作到挺順手。唉！我還順便揀了點勝利品哪。

衆：什麼呀？（圍攏上了老王）

老：（慢慢地掏出了一包鹹面，幾塊肥皂。）一大包鹹，十來塊肥皂。

衆：（洩氣地）嘿！

老：嘿，你們可別小瞧了，這對我用處可大哪，這膀子把手洗得白白的，做出飯來，你們不嫌髒，這

臉面給你們發這麼大個饅頭吃。這工夫我們伙房也整了風啦。

張：這一次戰鬥，我覺着坦白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李國瑞不知道在這次戰鬥裏表現的怎麼樣？

班：壞不了，李國瑞自從調到了八班，不論工作、學習各方面吧，一天比一天進步了。

馬：哼，李國瑞運動是開展了，分區坦白模範也當上了，真要是還跟過去一樣，一進伙擊就打嗝

嗝，聽見銜鋒號響，連槍都攥不住了，那子弟兵報社得趕快往回收報，上級也得陪着他丟人。

（張得福、魏新興、李喜榮三人上）

得：（扛着機槍）連長哪？

衆：哈！機槍，誰繳的？

得：我繳的。

喜：我繳的。

魏：我繳的。

馬：操，倒是你們誰繳的呀。

得：

喜：我們三個一塊繳的。（衆圍上看機槍）

魏：沒有叫我碰上。

得：這邊有二排長一份哪。

魏：二排長可起了決定作用啦。

衆：怎麼回事呀？

得：二排長衝到了汽路上，一眼就看見敵人機槍啦，大喊了一聲，說那不是機槍嗎，一個箭步就竄上去啦，一把就攔住了機槍口，那射手正扳着機槍哪，往後一閃噠噠噠，半梭子機槍全打在二排長肚子上啦，二排長就倒下來啦。

魏：三班長，你們王文中爲了往回搶機槍，也光榮的犧牲了。

衆：（悲痛不語，仇恨填滿了胸膛。）

馬：媽的個皮，火綫上見啦。

張：操他娘！

班：同志們，把這仇要記在心裏，咱們要報仇！

衆：對，一定要報仇！

老：我看給狗日們算老賬的日子就到了。

（趙春合、黃紹武喊叫着『李國瑞』上。）

新：嘿，李國瑞來了！

衆：李國瑞！（迎了上去）

趙：李國瑞！

黃：李國瑞！

馬：操！那兒李國瑞哪？

喜：我們當是李國瑞來咧哪。

趙：我們當是李國瑞在這兒哪！

班：李國瑞他們班還沒下來哪！

魏：你們找他幹什麼？

黃：我跟趙春合在坦白運動當中，跟他在戰鬥上提出了挑戰，這一回我打死了三個鬼子，繳了一條三八式。

趙：咱也沒有落後，繳了一條手槍。

黃：李國瑞運動開展啦，我們看他倒底運動了點什麼物件？

趙：他要是繳不到槍，那光榮的運動稱號得讓給我們。

新：（忽然發現了什麼）日本鬼子。

衆：（吃一驚）啊！鬼子。

班：散開，機槍架在土坡上。（衆立即散開了。）

馬：媽咧個皮呀！（衝了上去）

張：是個俘虜。

（台後傳來了李國瑞聲音，『八個牙魯』。）

馬：他媽的！是李國瑞。

（李國瑞頭戴鋼盔，身揹步槍兩支，披日本大衣上。）

衆：嘿！是你李國瑞呀！（一擁而上）

馬：你這運動怎麼樣呀？

趙：李國瑞，我跟黃紹武都繳了槍啦！

黃：你運動了點什麼物件？

李：這一仗沒有達到應有目的和程度，可也沒有丟了人，總算爭了口氣，露了一鼻子。

趙：你說你打死了幾個鬼子，繳了幾條槍吧？

李：（摘下了肩上的槍）可對不起上級的運動，鼓勵教育，就繳了一條槍，刺死了一個鬼子，槍打死
的，手榴彈炸死的，我也沒法計算，也鬧不清有多少。

馬：（出乎意料的）你繳到槍啦。

李：就繳了這麼一條槍，可對不起上級哪。

新：李國瑞真不愧是分區坦白模範。

張：真是整風啦。

李：全憑着這股子正風刮着哪！自從坦白運動以後，又開展了我的運動，我處處都想整風，咱整風啦，就得處處表露出整風樣，絕不能叫人笑話。

馬：這你不用說了，你說說這回戰鬥吧？

李：這回戰鬥也沒落了後，咱們三排不是在那個溝蔭蔭着呀，排長望着馮家莊方向，不一會，就聽見「唔噠，唔噠！」的汽車響了，排長說：「來了，準備好。」我一聽，勁頭就上來了，緊了緊腰帶，綁了綁帶，擦了擦刺刀，掙開了手榴彈蓋，拉出了弦，光等着訊號往上衝呢。

老：你不怕啦，沒有打哆嗦呀？

李：半點都不害怕，心眼裏光算着怎樣往上衝，怎麼才能繳到槍。

新：後來哪？

李：後來一二排一打響，緊接着往上一衝，鬼子不是就往回搥呀！我們排劉鳳祥，那真是稱得起神槍手啦，哈！一梭子機槍就擦倒了十大幾個，接着我們『噓』的就衝上去了。我緊跟着我們班長，一口氣衝到了汽路上，一看那道溝裏邊，鬼子真跟豬羣一樣，擠滿了，東躑躅，西碰碰，南摸摸，北闖闖，朦朧轉向摸不着東南西北，我摔了一頓手榴彈，連響聲都聽不見啦，光見一股煙，一股煙，鬼子那死屍呀，堆的橫三倒四，跟死豬上了垛一樣，槍也鋪滿道溝啦。我剛要跳下去揀，班長說，先消滅敵人，後揀武器，我就沒有揀，緊跟着班長又衝上去了，一眼就瞧見一個鬼子，還在裝子彈哪，我眼就紅啦，往上竄了一步，日他奶奶，一刺刀就撩倒他啦。

衆：好！真是好樣的。

李：我還來了個軍事和政治配合哪！

新：什麼配合呀？

李：我一邊射擊，一邊追，我想起寇善卿教給我那日本口號啦，我大聲在喊哪，『呢紅諾，海朵桑，五子魯那牙魯那』。

（衆笑）

馬：（激動地）李國瑞，我過去對你那完全是主觀主義，現在我完全服了你啦，看我以後怎麼樣對待你吧。

黃：我也沒有說的啦，光榮的運動稱號還是你的。
趙：我們還接着向你看齊。

新：李國瑞，回去準又要上報啦。

李：可不行，我跟你們還差着一截子哪，我是剛從那落後坑跳出來，還要繼續努力加油向你們看齊哪！

（台後人聲嘈雜）

張：（興奮的向台後大喊）同志們，李國瑞繳了槍了。

（台後人聲鼎沸）

聲音：李國瑞繳了槍啦！

聲音：真是大大的轉彎啦！

聲音：真够運動資格啦！

聲音：小夥子有志氣，有種。

聲音：不愧是分區坦白模範。

（人聲潮水般湧來）

李：同志們，我以後一定繼續搶來回答大家。

（集合號響了）

——幕下——

（完）